

新青年

LA JEUNESSE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目 要

| | |
|-------------|-----|
| 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 | 健強 |
| 貞操問題 | 胡適 |
| 諸子無鬼論 | 易白沙 |
| 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 | 周作人 |
| 勸的新教授論 | 鄧正英 |
| 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 | 蔡元培 |
| 國民之敵 | 胡適 |
| 飛雁室雜記 | 胡適 |
| 隨感錄 | 記者 |

刊在內

原 名 青 年 雜 誌

第 五 卷 第 一 號

上 海 羣 益 書 社 印 行

新青年

第五卷第一號目次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

陳獨功

貞操問題

胡適

諸子無鬼論

易白沙

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

周作人

勤的新教授論

鄧萃英

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

蔡元培

國民之敵

陶履恭

詩

他們的花園

邵俊

人與時

謝俊

四月二十五夜

胡適

戲五和

胡適

報紙

無聊

月

公國裏的「二月藍」

耕牛

戴暉室劄記

隨感錄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

(十七)(十八)

通信

(一)文學革新與青年救濟

(二)讀新青年

(三)嚴王嚴軒感信之反動

讀者論壇

告青年

劉半農

劉半農

沈尹默

沈尹默

沈尹默

胡適

陳獨秀

劉半農

錢玄同

劉半農

任繼愈

劉半農

劉半農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出版

中學用
數學教科書

此數書皆日本近年最通行之教本。本社譯編為中學校數學教科書。其主旨在體例整嚴。取材簡括。使教者於教授時。有講演發揮之餘地。又別編各部問題詳解。以備教者學者參攷自習之用。尤為便利。

算術之部

趙祿基譯編
定價一元二角

代數之部

趙祿基譯編
定價一元二角

幾何之部

仇絳編譯
平面八角
立體六角

三角之部

黃邦柱編譯
定價六角

算術問題詳解

李光庭著
定價九角

代數問題詳解

易應焜著
定價一元二角

幾何問題詳解

仇絳著
定價七角

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

陳獨秀

本誌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爲然，有人說我輩青年，重在修養學識，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何必談甚麼政治呢？有人說本誌曾宣言志在輔導青年，不談時政，現在何必談甚麼政治惹出事來呢？呀呀！這些話却都說錯了。我以爲談政治的人當分爲二種：一種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職業，他所談的多半是政治中瑣碎行政問題，與我輩青年所談的政治不同。一種是官場以外他種職業的人，凡是有參政權的國民，一切政治問題行政問題，都應該談談。一種是修學時代之青年，行政問題，本可以不去理會；至於政治問題，往往關於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麼該裝聾推啞呢？

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速醒！

第一章 排斥武力政治 以理論言，單獨武力，決不能建設現代的國家。以事實言，袁世凱張勳相繼以武力政策，都歸失敗；不但其自己失敗，國家也因之到了破產地位；倘有繼之者，其效果也可想而知。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的現象，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一爲惡因中之根本惡因。無論何人，一日有槍在手，便焚殺淫掠，無所不爲，國法人言，無所顧忌，尙復成何世界！此種武力政治，倘不廢除，不但

共和是個虛名，就是復辟立君，也沒有辦法；不但憲政不能實行，就是專制皇帝，也沒有臉面坐在金鑾殿上發號施令。所以我們中國要想政象清寧，當首先排斥武力政治，無論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勸他們把這有用的武力，用着對外，不許用着對內，必定這一層辦得到，然後才配開口說到什麼政治問題。否則將是無論北洋武人執政也好，西南武人執政也好，終久是個「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有什麼廢法律之談呢？（日本維新中將西鄉從道：「中國目前最要者，與其謂西南北要領，宜在改革軍政，宜在改革軍政。」）

第二言拋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現在世界各國中，像德意志雖說是以普魯士為中心勢力統一聯邦，像日本雖說是以薩長軍閥為中心勢力統一三島，但是德意志各聯邦，也不是事事仰普魯士的鼻息；德日各政黨盤踞之國會，都有絕大的威權，也非普魯士及薩長軍人，可以任意指揮，隨便破壞的。況且近年以來，普魯士及薩長軍閥的威權，也都有日漸收縮之勢了。試問我們中國那一黨人那一派人，配說有普魯士或薩長軍閥的勳勞和實力呢？袁世凱以數十年的辛苦經營，尚且不能以一派勢力統一國家，其餘各黨各派的内容，都是四分五裂，本身尚不能統一，如何當作統一全國的中心勢力呢？這種迷夢，倘不打破，各派人都想拿自己之勢力來統一中國，而各派都統一不成，即使一時成功，也斷斷不能持久。互想統一，互奪政權，爭奪不休，必至外國人來統一而後已。所以我始終主張北洋國民進步三黨平分政權的辦法，又贊成一黨組織內閣的夢想。我們中國人無論何黨何派，自己甘心在野，容讓敵黨執政的雅量，實在缺乏的。狠老實說一句，一碗飯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獨吃，勢必大

家爭奪，將飯碗打破，一個人也吃不成。

第三言，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譬如既然想改用立憲共和制度，就應該尊重民權，法治，平等的精神；什麼大權政治，什麼天神，什麼聖王，都應該拋棄。若覺得神權君權爲無上治術，那共和立憲，便不值一文。又如相信世間萬事有神靈主宰，那西洋科學，便根本破壞，一無足取。若相信科學是發明真理的指南針，像那和科學相反的鬼神，靈魂，煉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風水，陰陽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說，萬萬不足相信的。因爲新舊兩種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斷然不能相容。要想兩樣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馬，一樣不成。中國目下一方面既採用立憲共和政體，一方面又探唱尊君的孔教，夢想大權政治，反對民權；一方面設立科學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倡非科學的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的邪說；一方面提唱西洋實驗的醫學，一方面又相信三焦，丹田，靜坐，運氣，的衛生；我國民的神經顛倒錯亂，怎樣到了這等地步！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

國家現象，往往隨學說為轉移。我們中國已經被歷代悖謬的學說敗壞得不成樣子了。目下政治上社會上種種暗雲密布，也都有幾種悖謬學說在那裏作祟。慢說一班老腐敗了，就是頭腦不清的青年，也往往為悖謬學說所惑。我所以放膽一言，以促我青年之猛醒。

美國公民學

是書為美國學校通用課本。首述公民之初步次述公民與政府之關係次述公民於經濟上之義務次述公民與社會之關係次述國民與國際之關係大而政事小至社交言動行止皆當各有儀則以矩矱之不可稍相逾越太倉唐先生評謂綱舉目張細備俱備其精至之意與我國大學禮記相出入洵人之軌範社會國家之通維不惟於以見美利堅立國之精神並足為國我今日之模範有志之士當奉作座右之銘

定價八角

美國民主政制大綱

此書分上下二編。上編述地方自治及非自治之制度。下編述中央政府之制度。且附述合衆國建國及革命史略。於凡構成各種制度之要素組織政府各部之程序。人民與約法之關係皆能指陳不繁。兩大要舉備舉一遇即可辨共和國所以成立之大本。了然於心。我國國體雖已變更而未諳共和真諦者尚屬不少。此書最足借鏡。言簡事賅。尤便誦讀。

陳其慶譯

定價三角五分

上海羣益書社出版

貞操問題

胡適

(一)

周作人先生所譯的日本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本報四）我讀了很有感觸。這個問題，在世界上受了幾千年無意識的迷信，到近幾十年中，方才有些西洋學者正式討論這問題的眞意義。文學家如易卜生的羣鬼利Thomas Hardy的苔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都帶着討論這個問題。如今家庭專制最利害的日本居然也有這樣大膽的議論。這是東方文明史一件極可賀的事。

當周先生翻譯這篇文章的時候，北京一家很有價值的報紙登出一篇恰相反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海甯朱爾邁的會葬唐烈婦記（七月二十三日）（上半篇寫唐烈婦之死如下）

唐烈婦之死，所聞灰永，錢浦，投河，雉經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則其親試乎殺人上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慘毒，又歷九十八日之長，非所稱百折千折有進而無退者乎……

下文又借出一件「俞氏女守節」的事來替唐烈婦作陪襯：

女年十九，受海鹽張氏聘，未于歸，夫夭，女即絕食七日，家人勸之力，始進藥曰：「吾即生，必至張氏甯服喪三年，然後歸報地下。」

最妙的是朱爾邁的論斷：

嗟乎，俞氏女蓋聞烈婦之風而興起者乎……俞氏女果能死於絕食七日之內，豈不甚幸？乃爲家阻之，俞氏女亦以三年爲己任，余正恐三年之間，凡一千八百日有奇，非如烈婦之九十八日也。且絕食之後，其家人防之者百端……雖有死之志，而無死之間，可奈何！烈婦倘能陰相之，以成其節，風化所關，豈鮮哉！

這種議論簡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俞氏女還不曾出嫁，不過因爲信了那種荒謬的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上留名的事」，所以絕食尋死，想做烈女。這位朱先生要維持風化，所以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烈婦的英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這種議論可算得貞操迷信的極端代表。儒林外史裏面的王玉輝看他女兒殉夫死了，不但不哀痛，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二十四）王玉輝的女兒殉已嫁之夫，尙在情理之中。王玉輝自己一生這女兒爲倫紀生色，他看他女兒死了反覺高興，已不在情理之中了。至於這位朱先生巴望別人的女兒替他未婚夫做烈女，「說出那種猗歎盛哉」的全無心肝的話，可不是貞操迷信的極端代表嗎？

貞操問題之中，第一無道理的，便是這個替未婚夫守節殉烈的風俗。在文明國裏男女自由意志，由高尙的戀愛訂了婚約，有時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個因爲生時情愛太深，故情願不再婚嫁。這是合情理的事。若在婚姻不自由之國，男女訂婚以後，女的還不知男的面長面短，

有何情愛可言。不料竟有一種陋儒，用『青史上留名的事』來鼓勵無知女兒做烈女，爲倫紀生色。『風化所關，猗歟盛矣！』我以為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不把這種行爲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於故意殺人。

這不過是貞操問題的一方面。這個問題的真相，已經與謝野品子說得狠明白了。他提出幾個疑問，內中有一條是：『貞操是否單是女子必要的道德，還是男女都必要的呢？』這個疑問，在中國更爲重要。中國的男子要他們的妻子若他們守貞守節，他們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納妾，公然『弔膀子』。再嫁的婦人在社會上幾乎沒有社交的資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損失他們的身分。這不是最不平等的嗎？怪不得古人要請『周婆制禮』來補救『周公制禮』的不平等了。

我不是說，因爲男子嫖妓，女子便該偷漢，也不是說，因爲老爺有姨太太，太太便該有姨老爺。我說的是，男子嫖妓與婦人偷漢，犯的是同等的罪惡，老爺納妾與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惡。

爲什麼呢？因爲貞操不是個人的事，乃是人對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雙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愛情，心思專一，不肯再愛別人，這就是貞操。貞操是一個『人』對別一個『人』的一種態度。因爲如此，男子對於女子，也該有同等的態度。若男子不能照樣還敬，他就是不配受這種貞

操的待遇。這並不是外國進口的妖言，這乃是孔丘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丘說：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於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於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孔丘五倫之中，只說了四倫，未免有點欠缺。他應該加上一句道：

所求乎吾婦，先施之，未能也。

這纔是大公無私的聖人之道。

（二）

我這篇文字剛才做完，又在上海報上看見陳烈女殉夫的事。今先記此事大略如下：

陳烈女名宛珍，紹興縣人，二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遠甫之子善士。善士於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歲。陳女聞死耗，即沐浴更衣，潛自仰藥。其家人覺察，倉皇施救，已無及。女適泣然曰：「兒志早決。生雖未獲見夫，歿或相從地下。」……一言訖，遂死。死時距其未婚夫之死僅三時而已。（此據上海紹興同鄉會所出徵文啓）

過了兩天，又見上海縣知事呈江蘇省長請予褒揚的呈文中說：

呈爲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事實略）……茲據呈稱……並開具事實，附送褒揚費銀六元前來……知事復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匾額，以

資旌表外詳授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冊，並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併備文呈送，仰新鑒核，備賜啓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爲德便事。

我讀了這篇呈文，方才知道我們中華民國居然還有什麼褒揚條例。於是我把那些條例尋來一看，只見第一條九種可褒揚的行誼，第二款便是「婦女烈節貞操可以風世者」，第七款是「著述書籍製造器用，於學術技藝或發明或改良之功者」，第九款是「年逾百歲者」。一個人偶然活到了一百歲，居然也可以與學術技藝上的著作發明享受同等的褒揚。這已是不倫不類可笑得很了。再看那條例施行細則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的「婦女節烈貞操可以風世者」如下：

第二條 褒揚條例第一條第二款所稱之「節」婦，其守節年限自三十歲以前守節至五十歲以後者。但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節已及六年者同。

第三條 同條款所稱之「烈」婦，烈女，凡遇強暴不從致死或羞忿自盡，及夫亡殉節者，屬之。
第四條 同條款所稱之「貞」女，守貞年限與節婦同。其在夫家守貞身故，及未符年例而身故者，亦屬之。

以上各條乃是中國操貞問題的中心點。第二條褒揚「自二十歲以前守節至五十歲以後」的節婦，是中國法律明明認三十歲以下的寡婦不該再嫁，再嫁爲不道德。第三條褒揚「夫亡殉節」的烈婦，是中國法律明明鼓勵婦人自殺以殉夫，明明鼓勵未嫁女子自殺以殉未嫁之夫。第四條

褒揚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貞二十年以上，是中國法律明明說未嫁而喪夫的女子不該再嫁；再嫁便是「不道德」。

這是中國法律對於貞操問題的規定。

依我個人的意思看來，這三種規定都沒有成立的理由。

第一，寡婦再嫁問題。這全是一個個人問題。婦人若是對他已死的丈夫真有割不斷的情義，他自己不忍再嫁；或是已有了孩子，不肯再嫁；或是年紀已大，不能再嫁；或是家道殷實，不愁衣食，不必再嫁；——婦人處於這種境地，自然守節不嫁。還有一些婦人，對他丈夫，或有怨心，或無意思，年紀又輕，不肯拋棄人生正當的家庭快樂；或是沒有兒女，家又貧苦，不能度日；——婦人處於這種境遇沒有守節的理由，為個人計，為社會計，為人道計，都該勸他改嫁。貞操乃是夫婦相待的一種態度。夫婦之間愛情深了，恩誼厚了，無論誰生誰死，無論生時死後，都不忍把這愛情移於別人；這便是貞操。夫妻之間若沒有愛情恩意，即沒有貞操可說。若不問夫婦之間有無可以永久不變的愛情，若不問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操貞，只曉得主張做妻子的總該替他丈夫守節，這是一偏的貞操論，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倫理。再者，貞操的道德，「照各人境遇體質的不同，有時能守，有時不能守；在甲能守，在乙不能守。」（用奧國野）若不問個人的境遇體質，只曉得說「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只曉得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用程）這是忍心害理，男子專制的貞操論。——以上所說，大

旨只要指出寡婦應否再嫁全是個人問題，有個人恩情上，體質上，家計上種種不同的理由，不可偏於一方面主張不近情理的守節。因為如此，故我極端反對國家用法律的規定來褒揚守節不嫁的寡婦。褒揚守節的寡婦，即是說寡婦再嫁為不道德即是主張一偏的貞操論。法律既不能斷定寡婦再嫁為不道德，即不該褒揚不嫁的寡婦。

第二，烈婦殉夫問題。寡婦守節最正當的理由是夫婦間的愛情。婦人殉夫最正當的理由也是夫婦間的愛情。愛情深了，生離尚且不能堪，何況死別。再加以宗教的迷信，以為死後可以夫婦團圓。因此有許多婦人，夫死之後，情願殺身從夫於地下。這個不屬於貞操問題。但我以為無論如何，這也是個人恩愛問題，應由個人自由意志去決定。無論如何，法律總不該正式褒揚婦人自殺殉夫的舉動。一來呢，殉夫既由於個人的恩愛，何須用法律來褒揚鼓勵？二來呢，殉夫若由於死後團圓的迷信，更不該有法律的褒揚了。三來呢，若用法律來褒揚殉夫的烈婦，有一些好名的婦人，便要借此博一個「青史留名」，是法律的褒揚反發生一種沽名釣譽，作偽不誠的行爲了。

第三，貞女烈女問題。未嫁而夫死的女子，守貞不嫁的是「貞女」；殺身殉夫的是「烈女」。我上文說過，夫婦之間若沒有恩愛，即沒有貞操可說。依此看來，那未嫁的女子，對於他丈夫有何恩愛？既無恩愛，更有何貞操可守？我說到這裏，有個朋友駁我道：「這話別人說了還可，胡適之可不敢說這話。爲什麼呢？你自己曾做過一首詩，詩裏有一段道：

我不認得他，他不認得我，我却常念他，這是爲什麼，豈不因我們分定常相親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識故里，終有故鄉情，其理亦如此。

依你這詩的理論看來，豈不是已訂婚而未嫁娶的男女因爲名分已定，也會有一種情意。既有了情意，自然發生貞操問題。你於今又說未婚嫁的男女沒有思愛，故也沒有貞操可說，可不是自相矛盾嗎？

我聽了這番駁論，幾乎開口不得。想了一想，我纔回答道：我那首詩所說名分上發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若沒有那種名分上的情意，中國的舊式婚姻決不能存在。如舊日女子聽人說他未婚夫的事，卽面紅害羞，卽留神注意，可見他對他未婚夫實有這種名分上所發生的情誼。但這種情誼完全屬於理想的。這種理想的情誼往往因實際上的反證，遂完全消滅。如女子懸想一個可愛的丈夫，及到嫁時，只見一個極下流不堪的男子，他如何能堅持那從前理想中的情誼呢？我承認名分可以發生一種情誼，我並且希望一切名分都能發生相當的情誼。但這種理想的情誼，依我看來，實在不夠發生終身不嫁的貞操，更不夠發生殺身殉夫的節烈。即使我更讓一步，承認中國有些女子，例如吳趸人恨海裏那個浪子的聘妻，深中了聖賢經傳的毒，由名分上真能生出極濃摯的情誼，無論他未婚夫如何淫蕩，人格如何墮落，依舊貞一不變。試問我們在這個文明時代，是否應該贊成提倡。

這種盲從的貞操。這種盲從的貞操，只值得一句「其愚不可及也」的評論，却不值得法律的褒揚。法律既許未嫁的女子，夫死再嫁，便不該褒揚處女守貞。至於法律褒揚無辜女子自殺以殉，不會見面的丈夫，那更是男子專制時代的風俗，不該存在於現今的世界。

總而言之，我對於中國人的貞操問題，有三層意見。第一，這個問題，從前的人都看作「天經地義」，一味盲從，全不研究「貞操」兩字究竟有何意義。我們生在今日，無論提倡何種道德，總該想想那種道德的真意義是什麼。墨子說得好：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

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先我爲室之故矣。今

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墨子》）

今試問人「貞操是什麼？」或「爲什麼你褒揚貞操？」他一定回答道：「貞操就是貞操。」我因爲這是貞操，故褒揚他。這種「室以爲室也」的論理，便是今日道德思想宣告破產的證據。故我做這篇文字的第一個主意，只是要大家知道「貞操」這個問題並不是「天經地義」，是可以澈底研究，可以反覆討論的。

第二，我以爲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種態度，乃是雙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於女子一方面的。由這個前提，便生出幾條引中的意見：（一）男子對於女子，丈夫對於妻子，也應有貞操的態度。（二）男

子儼不貞操的行爲，如嫖妓娶妾之類，社會上應該用對待不貞婦女的態度來對待他。(三)婦女對於無貞操的丈夫，沒有守貞操的責任。(四)社會法律既不認嫖妓納妾爲不道德，便不該褒揚女子的「節烈貞操」。

第三，我絕對的反對褒揚貞操的法律。我的理由是：(一)貞操既是個人男女雙方對待的一種態度，誠意的貞操是完全自動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須有法律的提倡。(二)若用法律的褒揚爲提倡貞操的方法，勢必至造成許多沽名釣譽，不誠實，無意識的貞操舉動。(三)在現代社會，許多貞操問題，如寡婦再嫁，處女守貞等之問題的是非得失，却都還有討論餘地，法律不當以武斷的態度制定褒貶的規條。(四)法律既不獎勵男子的貞操，又不懲男子的不貞操，便不該單獨提倡女子的貞操。(五)以近世人道主義的眼光看來，褒揚烈婦烈女殺身殉夫，都是野蠻殘忍的法律，這種法律，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

諸子無鬼論

易白沙

鬼神有無，古今學者每多聚訟。吾國周秦以來，亦起爭執。佛家則謂大地河山，乃由心造，人且非真，鬼將焉附？惟小乘說法，頗有神鬼之談。管仲、老聃、莊周、韓非、劉安、王充諸子，亦謂鬼神起於人心。孔子態度不甚明瞭，然多重人事，少說鬼話，祇有墨家祀天、佑鬼、施於淺化之民，因風俗以立教義。中國宗教不能成立，諸子無鬼論之功也。

吾國鬼神，盛於帝王。古代文化，亦藉鬼神以促其演進。黃帝倉頡製造文字，而曰天雨粟，鬼夜哭，神農發明耕稼，能興風雨，而稱之曰神。神堯知人善任，而稱之曰神。神禹平水上，而稱之曰神。此種人物，皆神所造，而非人所生。於是謂之天子。說文云：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吾輩視此，即私生子之代名。而古人尊為神聖之美號。一切禮學文物，皆出其手。管子言有虞之王，封土為社，始民知禮。（管子卷之四）宰我言周人以粟，使民戰懼。（禮記）是以君主教主操之成權，其用意乃在知禮與戰懼耳。

原人不知法律，天子最難辨者，莫如血鬥之是非，不假神權，無從解決。試舉黃帝所制文字證之。

薦下云：解薦，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獄，令觸不直者，象形。

薦下云：獸之所食，艸。從薦，艸。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

薦下云：刑也。平之如水。從水，薦，所觸不直者去之，從薦去法。今文省。（說文）

黃帝既借此似牛之物，裁判訴訟。後世天子奉為憲法，論衡應是篇。能犧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羊起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然則臯陶雖善治獄，不過為牛之傀儡。裁判實權，不操之自身也。夏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軍事裁判刑罰之柄，亦牛操之也。社不設言，即由周禮媒氏男女之陰訟，聽于勝國之社。是牛亦干涉男女之陰私也。墨子明鬼篇言齊莊君之臣，有王里國中里微者，二子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刺羊灑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而瘡。是二年不斷之獄，非牛不能決也。惟許慎以為牛，墨翟王充以為羊，牛耶羊耶，吾人未見此種怪物，亦無從裁判其是非。四方古時，亦稱犧牲，意謂自古之祭祀，古之帝王，神道設教，運天下於掌，遂以不祀鬼神之國為野蠻，必滅其地而虜其君。孟子言湯之滅葛，由於葛伯放而不祀。武王滅紂，泰誓三篇宣布罪狀，一則曰：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棄盛。再則曰：謂祭無益，三則曰：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春秋之時，楚人滅夔，由於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之神。左傳：晉景公滅潞國而虜其君，數其五大罪，以不祀鬼神為第一罪狀。葛伯商紂殺子，蓋子既以不祀鬼神，至於亡國，故是時諸侯雖國小兵弱，亦欲藉鬼神之佑，以捍強邦。趙武王侵隨，隨侯所持以拒楚者，在祀神之牲牲肥腍。秦盛饗備。左傳：齊師伐魯，莊公所恃以敵齊者，在以信祀神。晉侯假道於虞，以代虢宮之奇諫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左傳：漢時受匈奴之禍，而使范氏詛胡於神。匈奴亦常埋牛羊於水上，以詛漢軍。漢書：王莽將死，猶坐斗柄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於

予何。(漢書)自三代以至清人之義和剛一部廿五史，擇其強敵，幾乎無代不以鬼神爲武器。

君權神權關係密切。若就君主論國人之知能，證以野蠻，實非過當。然國人二千年以前，有首出之英，欲脫此神道，以入於人道，舉凡鬼神奇談，摧陷而廓清之，故國人至今無統一之宗教。此種學說潛滋暗長，雖君主亦無如彼何。諸子之無鬼論，皆欲解脫神道者也。首先發難以仆神權者，爲道家。其後法家、儒家相繼以起。墨家天志明鬼，亦力求改良。去君主之網羅，爲宗教之儀式，薄葬明鬼道相乖違，漢人猶謂其難從。帝王之神道設教，諸子早唾棄無餘矣。論衡卜筮篇曰：

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筮，踏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

管子修權篇曰：

上恃龜策，好用巫覡，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形勢所迫，非其本性也。聖人不足以學則神。

韓非飾邪篇曰：

龜策鬼神，不足舉勝，左右潛背，不足以專戰。

太公爲道家之宗，管仲韓非其學亦自道家出，而皆力詆龜策鬼神。韓非更謂其禍必至亡國。亡微篇言：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此與湯武滅紂之宣言，完全反對。蓋有鑒於神權之流毒政治，如隨侯、莊公、虞公諸學說，可以亡國而有餘。太公管子直視鬼神爲對外祕訣，玩弄諸侯於股掌之上，或以爲滅國新法，或假爲外交手段，試分舉於左。

一 太公之神道 武王發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人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

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主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詩書）

一 管子之神道 龍門於馬涓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

初蒞，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管子）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

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管子）

太公之說，可與武王泰誓三篇不祀鬼神互相印證。管子之言龍乃天使，則黃帝舉湖之龍，大禹舟中之

龍，更可推知。太公管仲之屬道宗，同屈鬼神而又利用之，以為霸王之資。所謂姦謀惑民，所謂役使鬼神，

其職鮮明，毫不隱諱。然不備施之外交，且行於內政。管子牧民篇曰：

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

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管子）

管子斥神道防害政治。若對於國外之「愚者」與國內之「陋民」，亦常利用。然其無鬼論，純屬政治，無

科學理。若老子之言，則更進矣。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老子）非見其言隱約，更申其義曰：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

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瘰癧瘰癧之害，

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神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

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蘇老列子亦曰。列姑射山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列子與韓非解老其義正同。其後儒家荀卿雜家王充尤發揮此義。

荀子解蔽篇曰。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虛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踴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闕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洶洶。執亂其官也。按此二語皆文。自應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也。十仞之木若筍。而求筍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按此二語皆文。自應啓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無有而有無之時也。

論衡訂鬼篇曰。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則見鬼出。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鑊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疼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

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按：黑白靈時，即執事無道，則口言其事，目見其形，耳聞其聲。此皆其功，非其德也。行惡必死，少至若惡念存想之說也。

荀子王充言鬼由心造，較韓非列子解釋更詳。荀子為儒家正宗，不僅排斥鬼神，凡古代相傳之上帝及禎祥妖孽諸說，均以爲無關人事。其詳見於天論篇，茲分舉之。

一人力可以勝天

天有常行，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亡。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水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

一妖異不足懼

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按：星之黨見，見於天者，其氣也。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侈，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一祭祀祈禱非言享鬼實以飾禮

雲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雲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雲，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

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

儒家不信鬼神。是以怪力亂神。孔子不語。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樊遲問智。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此雖不談鬼神。惜用意涵混。不若荀子解蔽天論所言章明較著矣。儒家子思孟軻頗言五行。故荀子於非十二子篇力詆其謬。蓋孟子常言天。中庸則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與荀子天論水火不相容也。荀子王充而外。能詳解其原委者。更有淮南王劉安淮南書汜論訓篇言鬼神起原乃因三事。

夫醉者僞入城門。以爲七尺之圍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蠶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鱗。人弗怪也。山出梟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見聞鮮而識物淺也。以上皆鬼神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疑嫌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立禁。總形類推而爲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遂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輔其肘。枕戶樞而臥者。鬼神蹙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遂爲上牲者。非益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享之何也。以爲益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藏者。非能具綿綿曼帛溫暖於身也。此以爲

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而襲之。相戲以刃太祖輔
 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鬥。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
 所不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構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而玄化。則不待戶構之行。若乘虛
 而出入。則無能履也。夫戶構者。風氣之所往來也。風氣也。陰陽相拘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誠
 之也。凡此之俗。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府官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
 鬼神之威。以聳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禮祥。而狠者以為非。惟有道者。能通其志。以上古語今
 世之祭井。龍門戶。箕箒白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養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時見其德不功
 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
 惟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
 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之所以重仁。嬰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禘。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
 而死為稷。繫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以上古語
 其弟一事。與荀子解蔽篇王充訂鬼篇旨意相同。第二事。即經傳中所謂神道設教。第三事。則崇德報功
 之說。皆非有真鬼真神於幽暗之中。宰制人事。劉安之無鬼論。誠根本解決矣。諸子既倡無鬼。故於人之
 死後無所論說。惟列御寇莊周王充略言死後之情狀。

一列禦寇說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

果養乎。予果歎乎。種有幾。得水則爲蟻。得水土之際則爲蠹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
樓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蝴蝶。蝴蝶得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擻。
鴝擻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醯轉生於食醯。黃靴生於九猷。蒼
莢生於腐蠹。雲羊比乎不筭。久竹生青甯。青甯生程。尸子廣澤篇中國用程生馬。馬生人。(莊子)

一莊周說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生。死存
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而俄子輿有病。……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
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鸚鵡。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
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莊子)

一王充說 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
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
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論衡)

列子之說。今言鬼者多以輪迴附會。實則列子論生前之人。非談死後之鬼。古人言語。雖難盡解。觀其全
文。大意謂由水生植物。變成陸地。植物再變昆蟲。再變飛鳥。再變走獸。由豹子演成馬。由馬演成人。蓋詳
述動物進化。天壤篇引列子語。中有人由爲野火。或曰爲精。或曰爲物。其化不也。至呂氏春秋。更言犬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卷)已明人猴猿犬
相遞進化。較列子馬生人之說。尙覺確鑿。歐洲動物學者。亦有馬變人一說。因古代之馬其蹄亦五指。足

之骨節頗有類人之處。自達爾文以後，此說乃廢。不審何以與列子呂覽符合如此。

至於王充則從物理上辯明無鬼。謂世俗言鬼神狀態皆不足信。今舉論死篇所言分列之。

一死者不已，將有鬼滿之患。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

一鬼火乃人血之變，非真鬼燐。

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

一鬼不得有衣服。

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著，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

一鬼不得有飲食與言語。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啞，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吞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

凶。吳稚暉謂鬼神之勢大張，國家之運告終。證以歷史，自三代以至清季，一部廿五吏，莫不如是。蓋大可懼之事也。墨者言有鬼，外可弭諸侯之爭，內可禁暴人盜賊。然則古之神道社會，何以殺人盈野。今之耶教，徒何為日日從事戰場。自古諸族，但有以篤信鬼神亡國者，未聞可以救亡者也。

經學史講義

▲善化皮鹿門著▼

全一冊

定價五角

上海

羣益書社

印行

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

周作人

(七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學文研研究所小說研究會講演)

我們平常對於日本文化，大抵先存一種意見，說他是「模仿」來的。西洋也有人說：「日本文明是支那的女兒。」這話未始無因，却不盡確當。日本的文化，大約可說是一「創造的模倣」。這名稱似乎費解；英國人 Laurence Binyon 著的亞細亞美術論中有一節論日本美術的話，說得最好，可以抄來做個說明：

「照一方面說，可以說日本凡事都從支那來，但照這樣說，也就可說西洋各國凡事都從猶太希臘羅馬來。世界上民族，須得有極精微的創造力和感受性，纔能有日本這樣造就。他們的美術，就是竭力模仿支那作品的時候，也仍舊含有一種本來的情味。他們幾百年來，從了支那的規律，却又能造出這許多有生氣多獨創的作品，就可以見他們具有特殊的本色，獨一的柔性 (Docility)。如有人說，*Michelangelo* 的畫不過是模仿 Raphael 的，果然是淺薄的觀察；現在倘說，日本的美術不過是模仿支那的，也就一樣是淺薄的觀察。」——大西洋月報 一一六之三

在文學一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從前雖受了中國的影響，但他們的純文學，卻仍有一種特別的精神。如列代的和歌，平安朝 (780-1180) 的物語，江戶時代 (610-1870) 的平民文學，——俳句川

初之類，都是極好的例。到了維新以後，西洋思想占了優勢，文學也生了一個極大變化。明治四十五年，差不多將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逐層通過，一直到了現在，就已趕上了現代世界的思潮，在「生活的河」中，一同游泳。從表面上看，也可說是「模仿」西洋；但這話也不盡然。照上來所說，正是創造的模擬。這並不是說，將西洋新思想和東洋的國粹合起來，算是好；凡是思想，愈有人類的世界的傾向，便愈好。日本新文學便是不求調和，祇去模仿的好；……又不祇模仿思想形式，却將他的精神，傾注在自己心裏，混和了，隨後又傾倒出來，模擬而獨創的好。譬如有兩個人，都看佛經，一個是飽受了人世的憂患的人，看了便受了感化，時常說些人生無常的話；雖然是從佛經上看來，一面却就是他自己的實感的話。又一個是富貴的讀書人，也看了一樣的話，可祇是背誦那經上的話。這便是兩樣模擬的分別，也就是有誠意與無誠意的分別。日本文學界，因為有自覺肯服善，能有誠意的去「模仿」，所以能生出許多獨創的著作，造成二十世紀的新文學。

我們現在略說日本近三十年小說的發達，一面可以證明上文所說的事實；又看他逐漸發達的運路，同中國新小說界的情形來比較，也是一件頗有益有趣味的事。

一 日本最早的小說，是一種物語類，起於平安時代，去今約有一千年。其中紫式部做的源氏物語五十二帖最有名。鎌倉（十世紀）室町（十四世紀）兩時代，是所謂武士文學的時代，這類小說，變成軍記，多講

戰事。到了江戶時代（十七世紀中葉）平民文學漸漸興盛，小說又大發達起來。今祇將他們類舉出來，分作下列八種：

- 一 假字草子 是一種志怪之類。
- 二 浮世草子 一種社會小說，井原西鶴最有名。
- 三 實錄物 歷史演義。
- 四 洒落本 又稱蕩蕩本，多記遊戲情事。
- 五 讀本 又稱教訓讀本。
- 六 滑稽本
- 七 人情本
- 八 草雙紙 有赤本黑本青本黃表紙諸稱，又或合訂，稱合卷物。

這八種都是通俗小說，流行於中以下的社會。其中雖間有佳作，當得起文學的名稱的東西，大多數都是迎合下層社會心理而作，所以千篇一律，少有特色。著作者的位置也很低，彷彿同畫工或是說書的一樣；他們也自稱戲作者，做書的目的，不過是供娛樂，或當教訓。在當時儒教主義時代，原不當他作文學看待。到了明治初年，這種戲作者還是頗多；他們的意見也還是如此。所以明治五年（一八七二）政府對於教導職發下三條教則：——一體敬神愛國之旨；二明天道人道之義；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

教他們去行的時候，假名垣魯文同條野探菊兩個人代表了小說家，呈遞答文，中有幾處，說得很妙：

「今以戲作爲業者，僅余等二人，及此他二三子而已。此無他，智識日開，月進，故賤稗史之妄語，不復重也。……夫劇作者，本非以示識者，但以導化不識者也。倘猶依然株守，非特將陷於迂遠，流於曖昧，其弊且將引人於過失。故決議爾後當一變從來之作風，謹本教則三條之趣旨，以從事著作。再余等雖屬下劣賤業，唯與歌舞伎作者，稍有差別，乞予鑒察爲幸。」

看這兩節，當時小說界的情形，可想見了。明治維新以後，到了十七八年，國民的思想，都單注在政治同學術一方面，文學一面還未注意。譯譯的外國小說，雖頗流行，多是英國 Lytton 同 Disraeli 的政治小說一類。有幾個自己著作的，如柴東海散史的佳人之奇遇，矢野龍溪的經國美談，末廣鐵腸的雪中梅花閒鶯，也都是講政治的。詩歌一面，有坪內天野高田三人譯的春江奇談 (Tales of the Lake) 坪內逍遙譯的自由太力餘波切味 (The Windy Ocean)。但也都含有政治的氣味。

二 如上所說，明治初年的小說，就祇是這兩類——

一 舊小說 是教訓，諷刺，洒落三類；

二 新小說 是翻譯的，或擬作的政治小說兩類。

當時有幾個先覺，覺得不大滿足，就發生一種新文學的運動。坪內逍遙首先發起，他根據西洋的學理，做了一部小說神髓指示小說的作法，又自己做了一部小說，名叫一讀三歡當世書生氣質，於明治

十九年(1896)先後刊行。這兩種書的出版，可算是日本新小說史上一件大事。因為以後小說的發達，差不多都從兩部書而起的。

小說神髓分上下兩卷。上卷說小說的原理，下卷敘創作的法則。他先說明藝術的意義，隨後斷定小說在藝術中的位置。次述小說的變遷和種類，辨明Novel同Roman的區別，排斥從前的勸善懲惡說，提倡寫實主義。他說：

一小說之主腦，人情也。世態風俗次之。人情者，人間之情態。所謂百八煩惱是也。

穿人情之奧，著之於書，此小說家之務也。顧寫人情而徒寫其皮相，亦未得謂之真小說……故小說家當如心理學者，以學理為基本，假作人物，而對於此假作之人物，亦當視之如世界之生人；若描寫其感情，不當以一己之意匠，逞意造作，唯當以旁觀態度，如實模寫，始為得之。

當世書生氣質，就是據這理論而作，描寫當時學生生活。雖然文章還沾草雙紙的氣味，但已是破天荒的著作。表面又題文學士春濤家牘，也就狠增重小說的價值。所以長谷川一葉亭作浮雲也借他這春之家的名號來發表，可以想見他當時的勢力了。

二葉亭四迷精通俄國文學，翻譯紹介，狠有功勞。一方面也自創作浮雲這一篇。寫內海文二失業失戀，煩悶無煩的情狀。比書生氣質更有進步。又創言文一致的體裁，也是一件大事業。但是他志在經世，不以文學家自任，所以著作不多。隔了二十年，纔又作了其面影同平凡兩篇，也都是名作。他因為受了

俄國文字的影響，所以他的著作，是「人生的藝術派」一流；脫去戲作者的遊戲態度。也是他的「大特色」，很有影響於後世的。

三 同二葉亭的人生的藝術派相對，有硯友社的「藝術的藝術派」。尾崎紅葉山田美妙等幾個人，發起硯友社，本是一種名士的文會，後來發刊雜誌我樂多文庫（我樂多，意即多樂多）發表著作，在小說界上，狠佔勢力。這一派也依據小說神髓奉寫實主義，但是不重求真，祇重在美，所以觀察不甚澈透，文章却極優美。紅葉的小說，最有名的是金色夜叉，最好的是多情多恨。

幸田露伴的著作，同紅葉一樣有名，他們的意見，却正相反。一個是主觀的理想派，一個是客觀的寫實派；可是他們的思想，都不徹底。露伴的思想，一種是努力，一種是悟道；做的小說，便都表現這兩種思想。何以不徹底呢？因為他不是從實人生觀察得來，祇從主觀斷定的，所以他小說的有名，大抵還是文章一面居多。

一樣是主觀的傾向，却又與露伴不同的，有北村透谷的文學界一派。露伴的主觀，是主意的；透谷是主情的。露伴於人生問題，不曾切實的感著；透谷感得十分痛切，甚至因此自盡。原來人生的藝術派，由二葉亭從俄國文學紹介進來，不久就被硯友社這一派壓倒；森鷗外從德國留學回去，翻譯外國詩歌小說，又振興起來。明治二十六年（1893）北村透谷等便發起文學界，島崎藤村田山花袋也都加入。他們的主張，正同十八世紀末歐洲的傳奇派（Romanticism）一樣，就是破壞因襲，尊重個性；對於從來的

信仰道德，都不信任，祇是尋求自己的理想。最初的文學，不過當作娛樂；其次描寫人生，也祇是表面到了這時，關係的問題，是自己的生活，不是別人的事了。文學與人生兩件事，關聯的愈加密切，這也是新文學發達的一步。

四 中日戰後，國民對於社會的問題，漸漸覺得切緊；硯友社派的人，就發起一種觀念小說，仿德同露伴的理想小說相類，表示著者對於這件事的觀念。描寫社會上矛盾衝突種種悲劇，却含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就是一種附有答案的問題小說。川上眉山的表裏（*Uramioka*）泉鏡花的夜行巡查最有名。觀念小說大抵是悲劇，再進一步，更求深刻，便變了悲慘小說。廣津柳浪的黑蜷蟻今戶心中（今戶心中即情死也）就是這派的代表著作。悲劇小說內容，可分四類：——一殘廢疾病，二變態戀愛，三娼妓生活，四下層社會。硯友社的藝術派，終於漸漸同人生接近，是極可注意的事。

樋口一葉是硯友社派的女小說家，二十五歲時死了。前後四年，作了十幾篇小說。前期的著作，受著硯友社的影響，也用那一流的寫實法，但是天分極高，所寫的女主人，多是自己化身，所以特別真摯。後期的著作，如濁江（*Nigorie*）爭長（*Takemurajime*）等，尤為完善，幾乎自成一派。他雖是硯友社派的人，他的小說却是人生派的藝術。有人評他說：「一葉蓋代日本女子，以女子身之悲哀訴諸世間，一狠是確當。但他又能將這悲哀，用客觀態度從容描寫，代為藝術，更是難及。」高山樗牛極贊美他，說「觀察有靈，文字有神，天才至高，超絕一世。」又說：「其來何遲，其去何早。」一葉在明治文學史上好像是一顆大

拜星忽然就去了。

五 觀念小說以來文學漸同社會接觸，但終未十分切實。內田魯蕙發表時代精神論，攻擊當時的小說家。他說——

「今之小說家，身當與社會隔離，故未管理解時代之精神。政治宗教學術之社會，與彼等若風馬牛也。……我國今日政治宗教倫理上，新舊思想之乖離，非即預兆將來之大衝突大破裂乎？日日讀新聞，感興百出，可慨者可恐者，所在多有，與讀維新前後之歷史，有同一之感。轉而播文藝俱樂部，部或新小說（志名）則天下太平無事，二者相較，宛如隔世。」

魯蕙便自己做了許多小說，就是社會小說的發端。其中年終廿八日最爲有名。中村春雨本下尚江也都做這一類的著作。但是人生問題不曾明白，這社會問題也就難以解決，所以社會小說不能十分發展，就衰退了。

社會小說之外，有一種家庭小說，也在這時候興起。小說的內容，不必定寫家庭事情，不過是指家庭的讀物，所以在文學上，位置不很高。這一類著作，大抵講離合悲歡的事，打動人的感情，略含著道德的意義，與教訓小說相差無幾。菊池幽芳同德富蘆花是這派名家。蘆花的不如歸（不如歸）最爲有名，重板到一百多次。雖也祇是一種傷感的通俗文學，但態度很是真摯，所以特有可取。蘆花後來忽然悟徹，到俄國訪了 Tolstai 回來，退往鄉村，也學他躬耕去了。

六 上來所說硯友社寫實派，興了悲慘小說以來，漸同現實生活接近，祇是柳浪以後專做新聞小說，這一面漸荒廢了。小栗風葉接著興起，其初模仿紅葉，隨後漸漸的轉變，脫離了硯友社道德善惡的見解，祇將實在人生模寫出來，便已滿足。這描寫醜惡一件事，已經大有自然主義的風氣。但是他雖有此意氣，還未十分受著科學精神的影響，所以根基不大確實。到小杉天外作流行歌 (1933) 始是有意識的模仿 (2)，用科學的態度，將人當作一個生物來描寫他。他又從性欲一面，觀察戀愛，描寫他生理的緣因，都是一種進步。但流行歌序中，又如說：

「自然但爲自然而己。不善不惡，不美不醜，唯或一時代或一國家之或一人，取自然之一角，以意稱之曰善曰惡，曰美曰醜而已。」

讀者之感動與否，於詩人無預也。詩人唯如實描寫其空想之物而已。如畫家作肖像時，謂君鼻稍高，以飽加面，可乎？」

照上文第二節看來，他的自然主義，也還缺根本的自覺。第二年永井荷風作地獄之花又進了一步。他序中說——

「人類之一面，確猶不免爲獸性。此其由於肉體上生理之誘惑，抑由於自動物進化之祖先之遺傳歟……余今所欲爲者，即觀察此由遺傳與境遇而生之放縱強暴之事實，毫無忌諱，而細寫之也。」

荷風深通法國文學，他的主張就從自然主義實驗小說論而來。天外描寫黑暗，有點好奇心在內。荷風祇認定人間確有獸性，要寫人生，自不能不寫這黑暗。這是二人不同的點，也就是二人優劣的點。

七 自然派小說的興盛，在日俄戰爭以後，前後共有七年（1905-1912）。其先有三個前驅，就是國木田獨步、島崎藤村、同田山花袋。

國木田獨步同一葉一樣，也是一個天才。他先時而生，他的名作獨步集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時，早已出版。待到自然主義大盛，識得他的才能的時候，也就死了。藤村本是抒情派詩人，花袋出自文學界，都從主觀轉入客觀。二十七年花袋作露骨的描寫一文，島村抱月、長谷川天溪諸批評家，也極力提倡。外國自然派文學，經二葉亭鷗外抱月、昇曙夢、馬場孤蝶、上田敏等翻譯紹介，也興盛起來。自然主義漸佔勢力，到了藤村的破我（（註））花袋的蒲團（（註））出現，可算是極盛時代。

此後五六年間，作家輩出，最有名的是：

德田秋聲 代表著作 爛

正宗白鳥 何往

眞山青果 南小泉村

岩野泡鳴 耽漬

近松秋江 故婦

總而言之，日本自然派小說，直接從法國 *Naturalism* 與 *Maturalism* 一派而來，所以這幾重特色……一重客觀不重主觀，二尚真不尚美，三主平凡不生奇異，也都相同。但雖是模仿，仍然自有本色，所以可貴。祇是唯物主義的決定論 (*Determinism*) 帶有厭世的傾向，往往引人入於絕望，所以有人感著不滿，有一種反動起來，這也是文壇上的一派，別有他的主張。至於那罵自然派小說不道德，要壞亂風俗的頑固派，原是一種成見，並不從思想上來，當然不必論的。

八 這非自然主義的文學中，最有名的是夏目漱石。他本是東京大學教授，後來辭職，進了朝日新聞社，專作評論小說。他所主張的，是所謂「低徊趣味」，又稱「有餘裕的文學」。當初他同正岡子規、高瀨虛子等改革俳句，發刊一種雜誌，名字就叫鳥名的子規 (*Tokoro's*)。他最初做的小說，我是滿就載在這種雜誌上面，是中學教師家裏的一隻貓，記他自己的經歷見聞，很是談諧，自有一種風趣。高瀨虛子做了一部短篇集，名曰雞頭 (*Kyōto*)，漱石作序，中間說：

「餘裕的小說，即如名字所示，非急迫的小說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說也。日用衣服之小說也。如借用近來流行之文句，即或人所謂觸著不觸著之中，不觸著的小說也……或人以爲不觸著者，即非小說，余今故明定不觸著的小說之範圍，以爲不觸著的小說，不特與觸著的小說，同有存在之權利，且亦能收同等之成功……世界廣矣。此廣闊世界之中，起居之法，種種不同，隨緣臨機，樂此

種種起居，即餘裕也。或觀察之，亦餘裕也。或玩味之，亦餘裕也。

自然派說，凡小說須觸著人生，漱石說，不觸著的也是小說也。一樣是文學，併且又何必那樣急迫，我們也可以緩緩的，從從容容的賞玩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們就緩步逍遙，同公園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這就是餘裕派的意旨。自由來，漱石在病之後，作虞美人草，也是這一派的餘裕文學。晚年作門和行人等，已多客觀的傾向。描寫心理，最是深透。但是他的文章，多用說明敘述，不用印象描寫。至於構造文辭，均極完美，也與自然派不同，獨成一家。不愧為明治時代一個散文大家。

森鷗外本是醫學博士，兼文學博士，充軍醫總監，現任博物館長，翻譯以外，多有創作。他近來的主張是遺興文學。短篇小說遊戲 (Achtung) 的裏面說：

「這個漢子就是著作的時候，也同小孩子遊戲時一樣的心情。這並不是說，他就一點沒有苦處。無論什麼遊戲，都須得超過障礙。他也曉得藝術不是玩耍，也自覺得倘將自己用的傢伙交與真的巨匠大家，也可造成震動世界的作品。但是雖然自覺，却總存著遊戲的心情……總之在木村無論做什麼事，都是一種遊戲。」

這幾句話，很可見他的態度。他是理知的人，所以對於凡事，都是這一副消極的態度。沒有興奮的時候，頗有現代虛無思想傾向。所以他的著作，也多不觸著人生。遺興主義，名稱雖然不同，到底也是低徊趣味一流，稱作餘裕派，也沒什麼不可。

九 自然主義是一種科學的文學，專用客觀描寫人生，主張無技巧無解決，人世無論如何惡濁，祇是事實如此，奈何他不得，單把這實情寫出來，就滿足了。但這冷酷的態度，終不能令人滿足，所以一方面又起反動，普通稱作新主觀主義。其中約可分作兩種：

一是享樂主義。片上天聲論明治四十四年文壇情狀有這一節，說得明白：

一二年來，對於自然派靜觀實寫之態度，表示不滿，見於著作者，所在多有。自然派欲保存人生之經驗；此派之人，則欲注油於生命之火，嘗盡本生之味。彼不以記錄生活之歷史為足，而欲自造生活之歷史。其所欲者，不在生之觀照，而在生之享樂；不僅在藝術之製作，而欲以己之生活，造成藝術品也。

此派中永井荷風最有名。他本是純粹的自然派，後來對於現代文明，深感不滿，便變了一種消極的享樂主義。所作長篇小說冷笑着是他的代表著作。谷崎潤一郎是東京大學出身，也同荷風一派，更帶點頹廢派氣息。刺青惡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

一是理想主義。自然派文學描寫人生，並無解決，所以時常引人到絕望裏去。現在却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這就暫稱理想主義。法國 Bergson 創造的進化說，Rouland 的至勇主義，俄國 Tolstol 的人道主義，同英美詩人 Blake 與 Whitman 的思想，這時也都極盛行。明治四十一年，武者小路實篤等一羣青年文士，發刊雜誌白樺，提倡這派新文學。到大正三四年時（1912-13），勢

力漸盛，如今白樺派幾乎成了文壇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長與善郎、里見弴、志賀直哉等，也都有名。早稻田大學白從出了島村抱月、相馬御風、片上天弦等以後，文學上很有勢力。隨後新進文士，也出了不少。中村是湖離了客觀的自然主義，提倡問題小說，興起主張本位的藝術。相馬泰三著作，帶著唯美的傾向。谷崎精二是潤一郎的兄弟，却是人道主義的作家，有短篇集《生與死》之愛，可以見他的思想一斑。

十 以上所說，是日本近三十年來小說變遷的大概。因為時間局促，說得甚是粗淺，好在文科加了日本文，希望將來可以直接研究，這篇不過當一個 Index 罷了。

講到中國近來新小說的發達，與日本比較，可以看出幾處異同，很有研究的價值。中國以前作小說，本也是一種「下劣賤業」，向來沒人看重。到了庚子——十九世紀的末一年——以後，清議新民各報出來，梁任公纔講起小說與羣治之關係，隨後刊行新小說，這可算是一大大改革運動，恰與明治初年的情形相似。即如作人之奇遇、經國美談諸書，俱在那時譯出，登在清議報上。新小說中梁任公自作的新中國未來記也是政治小說。

又一方面，從舊小說出來的諷刺小說也發達起來。從官場現形記起，經過了怪現狀、老殘遊記到現在的廣陵潮、留東外史著作不可謂不多，可祇全是一套板形式結構上，多是冗長散漫，思想上又沒有一定的人生觀，祇是一隨意言之。問他著書本意，不是教訓，便是諷刺嘲罵譏議。講到底，還祇是一戲

作者一的態度，好比日本假名垣魯文的一流。所以我還把他放在舊小說項下，因為他總是舊思想，舊形式。即如他還用說書的章回體，對偶的題目，這就是一種極大的束縛。章回要限定篇幅，題目須對課一樣的配合，抒寫就不能自然滿足。即便寫得極好如紅樓夢也祇可承認他是舊小說的佳作，不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新文學。他在中國小說發達史上，原佔著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不能用歷史的力來壓服我們。新小說與舊小說的區別，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舊小說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裝不下新思想；正同舊詩舊詞舊曲的形式，裝不下詩的新思想一樣。

現代的中國小說，還是多用舊形式者，就是作者對於文學和人生，還是舊思想；同舊形式，不相抵觸的緣故。作者對於小說，不是當他作閒書，便當作教訓諷刺的器具，報私怨的傢伙。至於對著人生，這個問題，人抵毫無意見，或未曾想到。所以做來做去，仍在這圈子裏轉；好的學了點儒林外史壞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還有玉梨魂派的鴛鴦蝴蝶體，聊齋派的某生者體，那可更古舊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現代的空氣以外，且可不必論也。

中國講新小說也二十多年了，算起來却毫無成績，這是什麼理由呢。據我說來，就祇在中國人不肯模仿，不會模仿。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舊派小說，還出幾種；新文學的小說就一本也沒有。創作一面姑且不論也罷，即如翻譯，也是如此。除却一二種摘譯的小仲馬茶花女遺事，託爾斯泰心獄外，別無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還多，接下去便是高能達利哈葛得白龍拜無名氏諸作了。這宗著作，果然沒有

什麼可模仿，也決没人去模仿他；因為譯者本來也不是佩服他的長處，所以譯他。所以譯這本書者，便因為他有我的長處，因為他像我的緣故。所以司各得小說之可譯可讀者，就因為他像史漢的緣故。正與赫胥黎天演論比周秦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著這樣一個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學人，祇願別人來像我。即使勉強去學，也仍是扛定老主意，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了一點，便古今中外，扯作一團，來作他傳奇主義的聊齋，自然主義的子不語，這是不肯模仿不會模仿的必然的結果了。

我們要想救這弊病，須得擺脫歷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別人。隨後自能從模仿中，蜕化出獨創的文學來，日本就是個榜樣。照上文所說，中國現時小說情形，彷彿明治十七八年時的樣子，所以目下切要辦法，也便是提倡翻譯及研究外國著作。但其先又須說明小說的意義，方纔免得誤會，被一般人拉去歸入子部雜家，或併入精忠岳傳一類閒書。——總而言之，中國要新小說發達，須得從頭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書，就是一部講小說是什麼東西的小說神髓。

動的新教授論（一名動的傳習論）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
校務主任 鄧萃英

（在北京學術講演會講演）

第一章 緒言

古來談教育者，曰理想者實際，曰個人若社會，曰國家若世界，各執一端為目的論之爭議。然實際與理想，實相依為命。社會與個人，絕無由分。既託於國家，不可無國家的教育。立國於世界，不能逆世界的潮流。凡是等基礎，隨哲學的世界觀人生觀而變動不居。非純粹教育問題，本講演限於時間不遑兼及之。

近來我國言教育學者，又有所謂「職業教育」之唱導。是應時勢要求，為補偏救弊之舉，行得其道，不無相當效果。且討論教育事實，關於職業的陶冶之講究，自亦必要。惟嚴格言之，非教育之根本問題。教育根本問題雖何，即如何可使此人成爲人。上一「人」指現在之人，下一「人」指時代所理想之人。何者爲現時代所理想之人，簡言之，心身完美自強不息之社會的個人是。社會果有是人，則以之爲政而政治，以之爲業而業興，凡百問題均可迎刃而解。斷特謀生已也。

余嘗比較各民族職業之現象，覺我國人非全無職業，惟十九皆因機困陋的暮氣的，殆可謂「數千年如一日」。覺文化先進諸國，亦非盡講職業，而其職業十九皆合理的研究的進步的，無往而非「日新月異不同」之現象，其故何歟。

余以爲我國人百業不振，坐於不知振不能振者尙少，而坐於不欲振者實多。如無相當知識者，固無從進職。今授以相當知識，并與以相當位置，則進職之道，既知亦既備矣。宜若能善其職，使所業日新而月異矣。然而其業之不振如故，是即余之所謂「不欲」也。「不欲」不能「則講究職業教育，附與以知識技能，則致以實行機會，尙可使之振。不欲」則非講究根本教育不爲功。本講題「動的新教授」之基本精神，即在此也。

或者曰：人類稟賦不同，民族亦各有其特性。中國人之不振，乃其特性使然。不特彼自矜良種之白種人，常發是論。即同種之日本人，亦屢作附和之語。是乃近視眼的人類學者之狂言，絕非確論。彼若略考我國史，當知我先民文化之優越，功績之顯赫，絕非萎蕪不振之民族。所以使然者，時勢為之。政治為之。即廣義的教育為之也。此為環境所造成之一時的性質，自可以教育之功，掃除之以復其初也。唯負此重大任務之教育，非新教育法莫能為力。新教育法為何？即近代教育學者所公認之勤的教育法。本講為時間有限，將就勤的新教育主要部之教授方面，彙集各家學說，參以己見，題曰「勤的教育法」，尚祈海內大教育家指正之。

第二章 教授之本質

古來學者分教育學為目的論、方法論。方法論又分為養護、訓練、美育四部。蓋人類有身體、精神、依魯、式、心理學分為知、信、意、靈、對於身體、教授對於知識、訓練、美育對於情意、各施其陶冶。然細考之，知與情意果可分乎？教授任務果能於知乎？教授訓練之分，果若足器械的乎？是不能無疑。

世人對於教授內容之誤解，可分為二。其一混同教授與知育。夫教育作用，有從其目的而分類，有從其形狀而分類。德、智、體育、知育之分，以前者。教授訓練之分，屬後者。其分類原理兩不相同。理論上無從比較。教授作用多係知能教育，訓練作用多係道德教育。然教授中亦有養德性、助美、成體、健身、體諸作用。訓練中亦含廣義之養美、成體、健身、體諸作用。例如修身、歷史、教授多涉於道德、體操、手工、教授多涉於技能，又訓練上使學生活潑，因以養成清潔習慣為主。然其勞動，可視為一種體育。使裝飾教室，固以養成有秩序之精神為主。而其美觀，可視為一種美育。故認教授為智育者，論理的誤謬也。其二視教授為陶冶觀念與意志、感情之陶冶。無涉。萊布齊大學教授巴爾脫(Baltes)所著「教育學及教授學」中有次列之一節：「教育之精有二：其一，指廣汎陶冶人生諸能力，使達於教育者所預期之精神狀態。其二，指教育人之意志，使成感憤意志之狀態。感憤之陶冶乃主觀的，接近於意志，故可納於實踐的教育之中。與欲識之教育相對立者，為教授。教授為陶冶觀念界者也。」

巴爾脫所稱被教教育與訓練同義。換言之。巴氏以訓練為陶冶感情意志。以教授為陶冶觀念。不知教授中亦有陶冶感情意志。如修身歷史圖畫唱歌教授。多直接陶冶感情。技能科教授。多直接陶冶意志。訓練雖為陶冶意志。然其直接左右兒童之意志者。命令及許否而已。至若賞罰勸告。誠諒不例等。嚴峻之激勵意志則可。未得謂為直接要求實行也。修身教授中之訓練例話等。其要求實行之程度。與訓練相等。惟教授上教訓多概括的。訓練上訓練多具體的。其警戒其將來之行動。對於意志之關係為間接的。則一也。故以直接陶冶感情意志者為訓練。直接陶冶觀念者為教授。乃心理的教育的誤謬也。

關於教授內容之誤解。既如前述。然則正當之解釋當如何乎。是惟有依教學作用之形狀分之。較為確當。蓋教授者於一定時間。一定場所內規則的行之。訓練則隨時隨地自由的行之。教授作用為中斷的。訓練作用為繼續的。又若師弟接觸之形狀。兩者亦異其趣。即訓練依自由交際行之。教授則依特別之形式行之。訓練時教師之言動與平日無甚差異。教授時言語究竟能全脫特別關係。約言之。教授為規則的同時帶不自然狀態。訓練為自由的而且自然。故兩者之區別可由其所行形狀之差別知之也。 (未完)

最新英文

彭毅著

五元

馬相伯先生序云。歸例。該備行文。頗達。實近。今未有之。創製英文法中。最煩難者。為前。書。詞。本。皆。注。重。此。點。論。之。極。詳。未後。並。附。句。點。法。一。篇。凡。讀。文。件。文。能。了。然。於。句。點。之。法。則。則。文。中。之。抑。揚。頓。理。必。可。心。領。而。神。會。此。亦。本。書。之。特。長。也。
●教育部批。是。書。體。例。略。與。歐。氏。英。文。法。法。及。日。人。譯。編。氏。邦。文。英。文。典。相。仿。佛。而。其。分。類。精。詳。搜。材。豐。庶。則。過。之。誠。參考。本。

羣益書社

行 印

上海棋盤街華益書社印行
 ▲一名英漢尺牘大全▼

英文書翰鑰

完富無比

- 總計全書一百餘節
- 彙編尺牘三百餘封
- 專錄款句二千餘句
- 寫札款式四十餘種
- 名片款式二十餘種
- 廣告格式二十餘種
- 各種作法詳細說明
- 譯文與原稿不相率

尺牘書寫法
 收發信件法
 花片寫法
 名片用法

皆
 詳解
 明復

人之分等。自名公巨卿。至於士農工商。各有舉例。事之分類。包羅萬端。紛繁難述。遂於家規禮法。分別為二十餘項。關於社會上應有之尺牘。均已羅列無遺。誠為完美之書也。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

蔡元培

(在天津中華書局「直隸全省小學會議歡迎會」演說)

今日以水京津中華書局代表之招待與諸先生晤言一堂，不勝榮幸。中華書局爲供給教育資料之機關，諸君子皆有實施教育之職務，今日所相與討論者，自然爲教育問題。鄙人於小學教育，既未有經驗，又於直隸省教育情形，未有所考察，不能爲切實之貢獻，謹以平日對於教育界之普通感想言之於諸先生。

夫新教育所以異於舊教育者，有一要點，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兒童，而吾人受教於兒童之謂也。吾國之舊教育，以養成科名仕宦之材爲目的，科名仕宦必經考試，考試必有詩文，欲作詩文，必不可不識古字，讀古書，記古代故事，於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詩、龍文、雜記、幼學須知等書，進之以四書、五經，又大則學爲八股文，五言八韻詩，其他若自然現象、社會狀況，應爲兒童所應知者，均不得闕入教科，以其於應試無關也。是教者預定一目的，而強受教者以就之，故不問其性質之動靜，資稟之銳鈍，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發之，不能者罰之。如吾人之處置無機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鐵之脆者，鍛之，如花匠，編松柏爲鉢，鹿馬如技者，殺狗馬以舞，距焉如凶漢之割折幼童，而使之爲奇形怪狀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慄。新教育則否，在深知兒童身心之連之程序，而擇種種適當之方法以助之。農學家之於植物焉，乾則灌溉之，弱則支持之，畏寒則置之溫室，需食則資以肥料，好光則假以有色之玻璃，其間種種之別，多寡之量，皆經實驗之結果，而後選定之。且隨時試驗，隨時改良，決不敢揆成見，以從事焉。故新教育者，必以實驗教育學爲根據。實驗教育學者，歐美最新之科學，自實驗心理學出，而尤與實驗兒童心理學相關。其所欲驗者，曰感覺之別，曰感覺之分別，曰空間與時間之表象，曰反映，曰判斷，曰注意力，曰同化作用，曰聯想，曰意志之開閉，曰記憶，凡一切心理上之現象，皆其爲其試驗之也。或以儀器或以圖畫，或以言語，或以文字，其所爲比較者，或以年齡，或以男女之別，或以外界一切之關係，或以祖先之遺傳性，因而得種種普通之例，亦即因得種種差別之點，雖今日尙未達完全之域，然研究所得，視昔之徒憑臆測者，已較有把握矣。

因而知教育者，應遵守成法，毋率於自然與其素養。一母愛，應個性，隨舉新教育之合於此主義者，數端：一曰陶斯道 (Tolstoy) 之自由學校，其建設也，尚在實驗教育學未起以前，乃本盧梭、裴斯泰洛齊、弗羅貝爾等之自然主義而推演之者，其學生無一定之位置，或坐於椅，或登於桌，或伏於窗檯，或臥於地板，惟其所欲，其課程亦無定時，惟學生之願，常以種種對象間斷而行之，其教授之形式，惟有問答，聞近年比利時亦有此種學校，隨人欲索其章程，適蒙贈起，比為德所據，不可得矣。二曰福威 (Froebel) 之實用主義，福威著學校與普通生活一書，力言學校教育與社會關係之密，附設一學校於芝加角大學，即以人類所需之衣食住三者為工學標準，略分三部：一曰手工，如木工、金工之類；二曰烹飪；三曰縫紉，而插畫、模型等皆屬之，即由此而授以學理，如因烹飪而授以化學，因裁縫而授以數學，因手工而授以物理學、博物學，因原料所自出而授以地學，因各時代各民族工藝若服食之不同而授以歷史，舉人類學等是也。三曰蒙台梭利之兒童室，即特設各種器具以發兒童之心理作用者是也，吾國已有譯本，想諸君已見之，四曰某氏之以工作為操練，此說不能為何人所創，大約以能力說為基礎，能力者，西文所謂 *power* 也，近世自然哲學，以世界一切現象不外乎能力之轉移，如煤生熱，熱能蒸水成汽，汽能運機，機能製器，即一種能力之由煤而熱，而汽，而機，而器，遞相轉移也，惟能力之轉移，有經濟與不經濟之別，如水力可以逐流發電，而我國海湖遍布之屬皆棄而不用，是即不經濟之一端也，近世教育，如手工、陶器等科，一方面為自力手力之操練，而一方面即有成績品，此能力轉移之經濟者也，其他各種運動，大半止有操練，並無出品，則為不經濟之轉移，若合個人生理及社會需要兩方面而研究之，既為種種手力足力之工作，以代拍球、蹴球之戲，既為種種運輸之工作，以利用就走、搬運之役，則悉於體育之中，養成勤勞之習慣，而一切過激之動作，使人之虛榮心，亦可以免矣，其他類是之新說，為鄙人所未知者，尚不知凡幾，亦足以見現代教育界之進步矣，吾國教育界，乃向守幾本教科書，以強迫至班之學生，其實與往日之三字經、四書五經等，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相差，欲救其弊，第一須設實驗教育之研究所，第二教員須有充分之知識，足以應兒童之請益與操練而不厭，第三則供給教育品者，亦當有種種參考之圖書與儀器，以供教員之取看，如此，則始足語於新教育矣。

國民之敵（承前）

陶履恭譯

斯錫曼市長（嘿，熱香有頃）：這些調查都在我背後做麼？

談話

斯錫曼爵士：是的，因為除非我絕對的確定——

斯錫曼市長：那麼樣，你以為你現在已經十分確定了？

斯錫曼爵士：那你自然信服的。

斯錫曼市長：你的主意是要把那件公事送給法庭麼？

合算，一種正式的通告麼？

斯錫曼爵士：一定的。關於這樁事必然要有所作為。

還要快。

斯錫曼市長：你又像往常一般報告要用過分的話，你所

說的許多話之中，說的我們在港場裏為遊客預備的是永久的

供給毒物。

斯錫曼爵士：嘿，你得你可以用別的方法形容麼？稍為想

一想——或者是喝或者用沐浴，都是有毒，那些可憐的病人

信信服服的到我們這裏來，並且花大價錢為的把病治好，我們

可預備這個給他們。

斯錫曼市長：你的想法的結果就是我們得要修一個水

溝，把山上的較闊的東西都洩出去，並且還要重修水管。

斯錫曼爵士：是的，難得說你有別的法子麼？我是沒有的。

斯錫曼市長：我今天早晨託辭去看市政廳的工程師，並

且，半當真的說，露出那些預議等我們過些時候可以再作商

量。

斯錫曼爵士：過些時候。

斯錫曼市長：他以為這是妄費笑我，這是自然的，你亦費

過半計算你所提議修改種種事項要費多少錢麼？據我所調查

來的，這個費用總要長到好幾十萬克朗。

斯錫曼爵士：曾費這樣多麼？

斯錫曼市長：是的，還有更困難的就是這個工程至少總

要兩年。

斯錫曼爵士：兩年兩整年。

斯錫曼市長：至少在這兩年之中我們的港場又該怎麼

辦呢？把他關起來實在的，我們亦只好關起來，你想，一直擱出去

這墨水是危險，還有人會來麼？

斯錫曼醫士 彼得是的，然而那是真的。

斯錫曼市長 並且這些事情都正在這個關頭——浴場的名氣總起首有人知道。這附近還有許多地方，有可以招納遊人去沐浴的資格的，你想他們豈不趕快發九牛二虎之力把所有的遊客都引到那邊去麼？這是無可疑的。我們又將如何呢？我們或者把費了這樣多錢的事都完全取消——那麼樣你就把我們這地方都弄壞了。

斯錫曼醫士 我——會弄壞——

斯錫曼市長 我們這個地方只有聖盧米浴場，將來總可以提得起，你亦像我的那樣看得出來的。

斯錫曼醫士 那麼，你想應該怎樣辦呢？

斯錫曼市長 你的報告，說浴場裏水的情形如同你所形容的那樣，沒有就服我。

斯錫曼醫士 我告訴你比那個還要壞——總而言之等到天氣熱了，夏天的時候，一定要。

斯錫曼市長 我剛說過，我想你把握事說的太誇張，一個

有能耐的醫士應該知道得用什麼方法——如果那毒害常藥的存著，他應該可以預防或者改良。

斯錫曼醫士 呀，還有什麼呢？

斯錫曼市長 浴場的自來水現在已經辦成功了，所以只好聽之，或者非事會一時高興亦願意討論這個問題，改良水管究竟可否用適宜之經費。

斯錫曼醫士 你想我會幹像這種的非法的行爲麼？

斯錫曼市長 許欺行爲。

斯錫曼醫士 是的，這一定是詐欺——供權權對於公家對於社會十分的罪惡。

斯錫曼市長 我原先已經說過，我自己不能叫我信服這裏真有什麼切迫的危險。

斯錫曼醫士 你能你萬不能不信服，我知道我搞寫事實是絕對的而且公允，倘得你亦知道極清楚，只是你不肯承認。那是因為你的主意把浴場和水管安放在現在的地方，所以你就不願承認那個——你那個討厭的大錯，你——你想我沒有把你弄壞了麼？

斯錫曼市長 假使那個是真的，我或者是有點從心吊膽的保護我的名譽，這是爲這地方的公益。我還是沒有遺憾的權威，我就斷權按我的見解以爲於公益最好的支配公家的事。爲這個緣故——並且還有許多別的緣故——我覺得頂要緊的，就是你的報告不應讓送到董事會裏去。爲公益起見，你要把他留下。那麼，以後我定要私自的提起這個問題，我們再端力的好好做。然而這樁不幸的事——「一個字」——亦不能到大家的耳朵裏去。

斯錫曼醫士 彼得呀！我恐怕你現在阻止不住了。

斯錫曼市長 一定要止住，必要止住。

斯錫曼醫士 我告訴你這是無用的，有許多人聽見這話了。

斯錫曼市長 知道了，誰們你一定不能說是「民衆報館」那些東西們。

斯錫曼醫士 是的，他們知道了，那個主張自由的獨立權，剛要監督你作你的職分呢。

斯錫曼市長（嘿然者少頃） 彼得，你是一個非常獨立不

國民日報

羈的人，你沒有想到這個於你要有什麼結果麼？

斯錫曼醫士 結果——於我？

斯錫曼市長 是的，於你，於你的家裏。

斯錫曼醫士 你究竟說些什麼？

斯錫曼市長 我想我回來待你滿回手足——無時不肯讓你幫助你。

斯錫曼醫士 是的，你誠然，我感謝你。

斯錫曼市長 用不着。實在我亦是有點不得已——爲我自己的關係，我常想我要是能幫助你經濟上有進步，我就可以有法子牽制你。

斯錫曼醫士 什麼？那麼，只是爲你自己的利益——

斯錫曼市長 有一大部分是的。一個在行政界上做事的人，時時要與他最親近的本案談判調和，真是苦痛。

斯錫曼醫士 你猜想我會做那個？

斯錫曼市長 是的，可惜你自己不自覺的做了。你有一種浮誇好挑撥不肯服從的性質。你的最危險的脾氣，就是無論可以的不可以，都要寫出來。一個連想到你腦子裏來，你必要作

五〇

一雜誌紙上的論說，或者一小本本把他寫出來。

斯鐸曼醫生 呀，一個國民把他所有的新理想與社會共享，豈不是他的本分麼？

斯鐸曼市長 社會並不要什麼新理想，社會已經有了現成的好理想幫助他們了。

斯鐸曼醫生 那是你的老老實實的意見麼？

斯鐸曼市長 是，這一次我一定要爽快快的講出來。以先我是總鬆這一個，因為我知道你是烈性的人。脫場，現在我要告訴你實話了。你一點亦不知道因為你的急燥，於你有多大損害。你埋怨這般官僚，你甚至於埋怨政府——你永遠要把他們攻倒。你抱定已見說旁人不要理會你，說旁人虐待你，但是像你這樣的怪脾氣的，你又希望什麼呢？

斯鐸曼醫生 什麼！我的脾氣又怪了？

斯鐸曼市長 脫場，是的，你的脾氣太怪不易一造，做事——我吃過虧，所以我知道的。你應該計較的事，你一概都不管他。你就像全忘了你應該讓我派你在這裏當浴場的醫官——

斯鐸曼醫生 我在這裏當然是我的權利——是我與旁

人無干！最先看這這地方可以作成一繁華的浴場是我並且在那個時候，看出來的，只有我一個人。我只有一個人提倡，鼓吹那個理想好多年，我寫了又寫——

斯鐸曼市長 無可疑問的，但是當時許許的事情還未成熟——況且你自然不能在那北方偏僻的角上鑿定那個，但是等到成綸的時候來了，我——還同別人——就把這事辦起來——

斯鐸曼醫生 是的，並且把這個好計畫弄成這樣糟，這就可以看出來你們是怎樣伶俐了！

斯鐸曼市長 據我看起來，全體這件事好像只顯出你想要另外找出一條路，可以發作你的好爭吵的脾氣。你總想同你的長官長輩尋釁——你的一副老毛病。你不能忍受在你上述的勢力，凡是較比你高的官長，你都心懷疑忌，你以為他是你的敵人。無論用什麼方法，就想同他衝突。現在我叫你注意這件事。全地方的利益都不穩當——並且適巧我自己的亦是。脫場，所以我一定警告你，我要命你作的，是百折不撓不能改的。

斯鐸曼醫生 是什麼呢？

斯鐸曼市長 這件事情你本應該拿他當公事，守秘密的。

你既然是那樣的不謹慎，把這樁機巧事情告訴外人，現在是顯然不能把他按住的。立刻就要有各樣的謠言，凡有與我們有怨恨的，就要把那些謠言更加粉飾的。所以你必要公然的駁倒他們。

斯錫曼醫生 我怎麼不明白。

斯錫曼市長 我們所希望的是等再詳細調查之後，你要認定這樁事情非絕不是像你以先所想像的那樣的危險。

斯錫曼醫生 啊！——你原來是那樣的希望。

斯錫曼市長 並且我們還要希望你對公眾宣布信任董事會，並且信任他們，凡是所有的缺點須改革的，他們都能夠急速的十分小心的想辦法子來。

斯錫曼醫生 但是你決不能這樣強硬敷衍了事——決乎不能獲得你要信我的話我所說的是我的真意思，十分熱衷的並且確信的。

斯錫曼市長 你既然是隸屬於董事會下的一個官吏，你沒有個人意見的權利的。

斯錫曼醫生（驚愕狀） 沒有權利。

國屋之集

斯錫曼市長 按官吏的身分呢沒有。按著私人那又是別一問題了。然而你既然是浴場管理員屬下的一名職員，凡有與你的長官的意見相背離的意見，你都沒有權利發表的。

斯錫曼醫生 這亦太利害了！我一個醫生一個研究科學的沒有權利可……

斯錫曼市長 現在這樁事不僅是一個科學上的問題，是一段極複雜的事，有經濟的方面，沒有技術的一方面。

斯錫曼醫生 因我不管他是什麼，我打算要自由發表對於世上一切問題的意見。

斯錫曼市長 請隨你便！——然而不能關於浴場的問題，那個我們是不準的。

斯錫曼醫生（高聲呼） 你們不準——你——

斯錫曼市長 我（重言）不準——我，你的長官。我要是不準你就要服從。

斯錫曼醫生（強自抑鬱） 彼得——假使你不是我的同

彼得（推門大開） 父親，你不該受這個

五二

斯羅曼夫人（隨其女人） 表特洛表特洛

斯羅曼市長 啊，你們原來是正氣昭著。

斯羅曼夫人 你們說話的聲言這樣高，我們不能不——

表特洛 是的，我正聽著。

斯羅曼市長 好的，究竟我是很歡喜——

斯羅曼爵士（行至市長前） 你這樣說什麼不幸還有呢

從：

斯羅曼市長 你難道我叫我對你用那種口調。

斯羅曼爵士 我發覺必要叫我自己慚愧，公然的？

斯羅曼市長 我們以為你應該如我所要求的，對公眾聲

明，是絕對的必要的。

斯羅曼爵士 假使我堅不——服從？

斯羅曼市長 這樣，我們自己就要印出一個布告，證明使

大家信服。

斯羅曼爵士 很好，既然是這樣，我就要用筆墨來反對你。

我依舊抱住我所說過的，我定要指示出來，我是對的，你是錯的。

那時候你又當怎樣辯呢？

斯羅曼市長 那時候我就不能阻止你被激怒了。

斯羅曼爵士 什麼！

表特洛 父親——撤差！

斯羅曼夫人 撤差！

斯羅曼市長 撤你的消場，官的差使，我不得已的要提

議立刻要通知你，此後不許你再參與這消場的事務了。

斯羅曼爵士 你果然敢這樣做！

斯羅曼市長 那是你自己強迫著我們這樣做的。

表特洛 伯父，像我父親這樣的人，這樣對待的方法，太侮

辱了。

斯羅曼夫人 表特洛少說話。

斯羅曼市長（注視表特洛） 啊，果然已經有人敢發表

議論了，是的，那是自然的。（特向斯羅曼夫人）加賽林，我想你

在這家裏，顯然是一個最明白答覆的人，你要是有力量用在你的

的丈夫身上，叫他曉得這樁事情的影響到他家裏還有——

斯羅曼爵士 我家是我的事，不必有人操心——

斯羅曼市長 ——我正說著為他自己的家裏，並且為他

所住的這個地方。

斯德曼爵士 把地方上的真正的公益放在心裏的，是我打算把這些缺點早晚一定要剷除出來的，都把他赤裸裸的宣布出來。我要顧到來我是愛我的本地方不是。

斯德曼市長 你這樣盲目的膠執己見，想來把我們地方最重要的利源斷絕的！

斯德曼爵士 然而這源是受了害了！你是瘋了麼？我們是以尊貴離離斯斯敗為生活！我們這繁盛的都會的生命，所賴以營養的，全都是從斯斯斯弄來。

斯德曼市長 那是思想所造——或者還不及這個。一個又以對於他的本地方噴出這種酸腐的話來的，一定是我們社會裏的癡人。

斯德曼爵士（行至市長面前） 你竟敢——！

斯德曼夫人（急攔入兩人之間） 脫瑪

麥特洛（擔任其父之旨） 父親，不要動氣！

斯德曼市長 我決不能叫我自己受你這種壓辱。我已經警告你了，你仔細想一想，你對於你自己並且你的家裏的責任。

再見罷（外出）

斯德曼爵士（隱匿室中） 我必要受像這樣的對待麼？在我的家裏加賽林！

斯德曼夫人 這真是侮辱——

麥特洛 假使我要可以把我的意思給伯父一點——

斯德曼爵士 這是我自己的過失。我早應該去攻他——
顯出我的利齒——咬他聽著他稱呼我為我們社會裏的癡人！
我我豈不能忍受的。

斯德曼夫人 脫瑪然而你的哥哥那一邊有勢力——

斯德曼爵士 是的，但是我這邊有正誼。

斯德曼夫人 是的，是的，正誼，正誼！你要是有沒有勢力，你這邊有正誼，又有什麼用處呢？

麥特洛 父親！你怎麼會說起這樣話來！

斯德曼爵士 你想在一個有自由的國家裏你那邊有正誼是無用的麼？加賽林！你期望了。況且此外我不是還有維持自由之義的獨立的程節在那裏引導，和那團結的大多數在我這邊麼？我想那已足算是勢力了！

斯鐸曼夫人 成嗎？天呀！脫瑪，你不打算——

斯鐸曼爵士 不打算什麼？

斯鐸曼夫人 把你自己的哥哥對面反對起來。

斯鐸曼爵士 你想我並不是爲維持正道與理，我還作什麼呢？

麼呢？

蓋特洛 是的，我正更說這個。

斯鐸曼夫人 但是這個於你一點好處亦沒有，他們要是

不肯做，他們就不做。

斯鐸曼爵士 加賽林，只要你容給我時間，你就可以看我

定要戰勝他們營業去。

斯鐸曼夫人 是的，你聽到他們養是去，你的差使就要撤

了——那就是你所要作的了。

斯鐸曼爵士 無論如何，我將要對於公家對於社會盡我

應盡的責任，他們稱爲社會公敵的。

斯鐸曼夫人 然而，脫瑪，對於你的家庭呢？對於你自己的

家呢？你想你這是對於你應該養活的，盡你的責任麼？

蓋特洛 啊，母親，不要永遠先惦念著我們。

斯鐸曼夫人 你說著容易，你要是非此不可的時候，你可

以自己揮舞，但是脫瑪，不要忘了兩個孩子，亦稱爲你自己想

想並且爲我——

斯鐸曼爵士 加賽林，我想你是傻了，假使我像那

沒有出息的小膽子，屈伏於彼得用他的那艘混帳的黨與之下，

你想這我以後的一生，心裏還會有一小時的平安。

斯鐸曼夫人 關於這個我都不知道，然而你要是這樣的

反抗他，我盼望上帝保佑我們，不至於有那樣的心爲平安，你自

己又要沒有生活之遺，沒有收入可依靠了。我本以爲我們以先

的日子已經足數了。脫瑪，你不要忘了那個，想一想這是什麼事。

斯鐸曼爵士（親自抑制緊握其拳） 這就是這官衙的奴

隸制度可以迫害一位自由重名譽的人，加賽林，這豈不荒唐麼？

斯鐸曼夫人 是的，這樣待你是卑劣，是一斷不錯的。然而

在這世界上，一個人總是要忍受許多非義的。——脫瑪，看小

孩子們，看看他們，他們將來怎麼樣！啊，不行，不行，你的心絕不能

——（愛立夫與貝登當其母語，手持學校課本入。）

斯鐸曼爵士 我的孩子們——（忽顯示一種決心之狀）

不行即使全世界都粉碎，我亦決不能低首，让我的頸項受裁判。
(行向其室)

斯鮮曼夫人(隨其後) 脫瑪——你要怎麼樣！

斯鮮曼爵士(在門間) 我打算等孩子們長大成人，對他們可以直視無愧的權利。(進入其室)

斯鮮曼夫人(出泣) 上帝救我們啊！

蓋特洛 母親不要哭，父親所作，正是應該的。(二童驚視)
莫明何義，蓋特洛作式，止之勿言。

第三幕

一布景——民衆報館之編輯室。台後牆之左方爲入口之門，右方之門有玻璃，可以窺見印刷室。右方之牆，別有一門。一巨桌占室之中央，桌上陳列紙、新聞紙、及書籍等。左方有窗，其前有寫字臺一，高足極。桌之近旁，設安樂椅子二。其他椅子皆依壁而立。室暗而雅，欠爽潔，傢具齊式，椅則污朽破爛。印刷室內掛字者適工作。印字者適運用一手搖機。蓋士達坐寫字台，動作字，舉說子持斯鮮曼爵士之文稿，自右方入。

畢陵 呀，我真得說——

城民之聲

蓋士達(仍作字) 你讀完了麼？

畢陵(蓋文稿於寫字台上) 是的，讀過了。

蓋士達 你看斯鮮曼爵士把他們攻擊的，不很利害麼？

畢陵 利害呀，每個字打下來，像——我怎樣形容呢？像錘擊一般。

蓋士達 是的，然而這般人不是受一擊就被打倒的。

畢陵 果然不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永遠要打擊，一直等到這般腐敗的全體都打得粉碎的。我坐在那裏讀這個的時候，我差不多彷彿看見一個革命正要造成。

蓋士達(轉身) 噫——(禁止發言之聲) 說話不要叫阿拉克森聽見。

畢陵(低其聲) 阿拉克森是個肥小的東西，一個懦夫。他沒有一點丈夫氣，但是這一次你一定要拿定你自己的主意。你要把爵士的論說發上麼？

蓋士達 是的，然而假使市長不歡喜……

畢陵 那就要麻煩極了。

蓋士達 好在無論等到什麼樣子，我們都可以探察形勢。

五六

假使市長與醫士的計畫不合，一般小買賣人，就都要反對他。——房主聯合會的全體，還有其餘的。假使他表同意，他就與市場的大股東們衝突起來，那般大股東一向是他的最有價值的擁護的——

畢陵 是的，是的，他們一定要拿出一個可觀的小款子來

霍士達 是的，你可斷定他們一定給你，你若要是這個樣子，這般惡黨徒可以打破了，於是乎我們的報天天可以發布脫市長於一端的都是無能，並且說明這城裏重要的差使，所有管理市政的事宜，全應該放在自由黨的手裏頭。

畢陵 這個是全然不錯，我看見這個正來著，我看見這個正來著，我們正當著革命之萌芽（拍門之聲）

霍士達 噫（高聲呼）進來（斯德曼醫士口通街之外戶進，霍士達起立迎之）啊，醫士，原來是你怎麼樣。

斯德曼醫士 霍士達先生，你可以印出來了，可以印了。

霍士達 那麼樣，已經到了那步田地了麼？

畢陵（喝采） 好呀！

斯德曼醫士 是的，印起來，無可疑的已經到了那樣了，他們所應該得的當然要給他們。畢陵先生，這地方上要有戰爭！

畢陵 我盼望是一番血戰，決死生之戰，醫士！

斯德曼醫士 這篇文章不過是一根起點，還有四五篇已經在我的腦子裏把大意想出來了。阿拉克森在那裏！

畢陵（向印刷室呼）阿拉克森到這裏來一會兒。

霍士達 還有四五篇是麼，亦是一樣的題目。

斯德曼醫士 不是——差的遠呢，不是，那是關於別的事，但是亦那是由白來水同洋紙的問題發生出來的，你知道的，一車牽連著一事的，這就好像起首拉倒一所房子一樣，正是那樣。

畢陵 這算是不錯，你要把事情做完，總要等到把那所破房子，全都拉倒了。

阿拉克森（自印刷室入）拉倒了，醫士，你一定不是想要把市場拉倒。

霍士達 絕不至於這樣，你不要怕。

斯德曼醫士 不是，我們全向別的方面攻擊他們，霍士達

你看我的論說怎麼樣？

霍士達 我想這是一篇傑作——

斯錫曼爵士 你果然是那樣想麼？啊，我很歡喜，很歡喜。

霍士達 你的敘述，如此之清楚詳明，不必有特別專門的智識，就可以明白這件事情的詳情。凡是明白人，都要在你這邊的。

阿拉克森 我想所有穩健的人亦都是。

畢陵 穩健的和不穩健的——差不多全城。

阿拉克森 要是那樣，我們可以冒險印出他來。

斯錫曼爵士 我想是要。

霍士達 明天早晨可以登出來。

斯錫曼爵士 自然的——一天亦不要再錯過，阿拉克森

先生我要問你自己可願意做就印。

阿拉克森 極願意

斯錫曼爵士 留心他，幸他負責的東西，不要有印錯的

——每個字都是重要的。等一會兒我再來看你，或者可以給我

印出來的底子看。我盼望極了，要看他印出來陡然現給大家。

畢陵 陡然現給他們——是的，彷彿像電光的一閃！

國民之敵

斯錫曼爵士 並且請我的同鄉的明白人下判斷。你想像

不出來我今天經過些什麼事情。始而這個，繼而又是那個事情

威嚇我。他們打算剝奪我的爲人的最簡單的权利——

畢陵 什麼！你的爲人的權利！

斯錫曼爵士 ——他們打算叫我墮落，叫我成賤賤的，強

迫我把個人的私利益放在我的最神聖的所誠信的見解之前

——

畢陵 這亦太利害了！——

霍士達 哦，從那方面來的那些事，你亦不要奇怪。

斯錫曼爵士 他們要吃虧我放斷定的。我現在要用民衆

報當我的鎗。我每天要用一篇跟著一篇的文章攻擊他們，好像

砲裂彈——

阿拉克森 是的，然而——

畢陵 好呀！這是戰爭了！戰爭了！

斯錫曼爵士 我要把他們打倒在地——把他們打扁了

——在誠實的社会的面前，把他們所有的護障都打破了！那是

我所要作的！

五八

阿拉克森 是的，騎士，然而要穩健的
舉動，一點亦不要，一點亦不要火藥

斯修曼醫士 你知道的，因為這不
是問題了。不是——我們應該清潔消毒的，是
膽——

畢陵 這像一個教世所說的話！

斯修曼醫士 你曉得的，所有的無能
——並不論那種職業的！今天有無限的遠見，
還不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不久我要可
驅執事者——我的朋友們，我們所最敬重
他們。我們應該有新司令官在我們的團體。

畢陵 聽著！

斯修曼醫士 我們只要互相扶助，這
個革命就好像一隻搖籃的點，從點掙下平
是。不是。

塞士達 我自己想，我們現在有一個
權柄放在應該執事的那般人手里去。

霍士達 他或者可以成一個於我們極有用的人。

阿拉克森 是的，只要他限制他自己於這種場合的事，倘

是他太越出範圍，我想願懇著他不算爲得計。

霍士達 呀——那要看——

畢陵 阿拉克森你這人亦太膽怯了。

阿拉克森 膽怯是的，畢陵先生倘若關於本地方官長

的事我是膽怯，我告訴你，能這是我從經驗的學校學來的一個

教訓。但是試試我在政治上關於政府自身的事情，再若我是否

膽怯。

畢陵 不是你不是膽怯，我承認的，但還只是自己矛盾口

己。

阿拉克森 這是極簡單的，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你倘若

攻擊政府，你無論如何於社會無害，你看那般人不注意在攻擊

——他們只有那樣的進行，不管怎麼樣，但是地方上的官吏，就

不同了，他們可以被殺出去，並且或者你可以弄一般糊塗的東

西進來掌權，可以給房主們和別的人指出無法挽救的害處，所

以我在地方政治上，我是固執的。

霍士達 然而用地方自治可以教育國民，又怎麼樣——
你不以那個爲重要麼？

阿拉克森 霍士達先生，一個人要是自己有利益得要求保

護的時候，他不能想過的樣周到。

霍士達 這樣我就盼望我永遠不要有自己的利益得保

護。

畢陵 應者聽著。

阿拉克森（微笑）呀（指爲字台）在那個編輯的椅子上

就是你的前任史登格所坐的地方。

畢陵（吐唾狀）呀，那個朝秦暮楚的東西。

霍士達 我不是一個願風靡，永遠不會的。

阿拉克森 霍士達先生，一個政客無論何事，不應該太確

鑿。畢陵先生，至於你呢，我聽見人說你現在替謀法廷的書記一

職，你現在亦是時候可以稍爲收斂了。

畢陵 我——

霍士達 畢陵是真的麼？

畢陵 啊，是的——但是你要曉得清楚我這條件，只爲麻

煩這般官員們。

阿拉克森 無論如何，這不干我的事。然而人要攻訐我爲怯懦，和宗旨不一貫，我可能是要說出這個阿拉克森的政治的過去，是衆目所共睹的。你看，除去或者稱爲一點更穩健謹慎，我向來沒有變過。我的心還是向着人民的。然而我亦不驕傲，我對於官員們——我說本地方上的——有一點偏見的。（進入印刷室）

（未完）

青年英文學叢書 發刊

漢譯詳註

之旨趣

是編選取英美兩國文學名家之作，皆能立意新奇，造詞精麗，既意譯其全文，復將難字，別爲解釋，於文法變例，尤能解析明白，程度初淺者，但依次披覽，即可無所疑，閱者新知，故於斯學，記憶及了解上，最有助進之效，篇中逸趣橫生，可作文章，觀者，可作小說，讀。

自用修

| | | | | | |
|------|---|---|---|---|---|
| 漢譯詳註 | 青 | 年 | 英 | 文 | 學 |
| 叢書 | 叢 | 叢 | 叢 | 叢 | 叢 |
| 第一編 | 絕 | 鳥 | 日 | 記 | 周 |
| 第二編 | 金 | 色 | 王 | 李 | 七 |
| 第三編 | 偉 | 里 | 市 | 商 | 人 |
| 第四編 | 三 | 美 | 姬 | 李 | 五 |
| 第五編 | 皇 | 子 | 韓 | 特 | 列 |
| 第六編 | 新 | 世 | 界 | 之 | 舊 |
| 第七編 | 夢 | 談 | | | |
| 第八編 | | | | | |
| 第九編 | | | | | |
| 第十編 | | | | | |

羣益社 發行

詩

他們的花園

唐 俟

小娃子，捲螺髮，

銀黃面龐上還有微紅，——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門，望見鄰家：

他們大花園裏，有許多好花。

用盡小心機，得了一朵百合；

又白又光明，像纔下的雪。

好生拏了回家，映着面龐，分外添出血色。

蒼蠅遶花飛鳴，亂在一屋子裏——

『偏愛這不乾淨花，是胡塗孩子！』

忙着百合花，却已有幾點蠅矢。

看不得，捨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無話可說。

前

說不出話，想起鄰家：

他們大花園裏，有許多好花。

人與時

唐 俟

一人說，將來勝過現在。

一人說，現在遠不及從前。

一人說，什麼？

時道，你們都侮辱我的現在。

從前好的，自己回去。

將來好的，跟我前去。

這這什麼的。

我不和你說什麼。

四月二十五夜

胡 適

吹了燈兒，捲開窗幕，放進月光滿地。

對着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來，遮着窗兒，推出月光，又覺得有點對

六二

他月亮兒不起。

我整日裏講王充仲長統阿里士多德愛比苦拉

斯……幾乎全忘了我自己。

多謝你殷勤好月，提起我過來哀怨，過來情思。

我就千思萬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願意。

怕明夜雲密遮天，風狂打屋，何處能尋你。

戲孟和

胡適

這個說，「我出了好幾次一險，」不料如今又碰

着你。」

那個說，「我看你今番有點難躲避。」

這個說，「我這回就冒天大的險，也甘心願意。」

我笑你倆兒不通情理。

就有了十分歡喜，若不帶一分兒險，還有什麼趣

味？

窗紙

劉半農

天天早晨，一夢醒來，看見窗上的紙，被沙塵封着，

雨水漬着，斑剝陸離，演出許多幻象——

看！這是落日餘暉，映着一片平地，却没人影。

這是兩個金字塔，三五株櫻櫚，幾個駱駝，拿着

矛子的。

不好！是滿地的鮮血，是無數骷髏，是赤色的毒

蛇，是金色的夜叉！

看！亂毒蟲的是什麼？——是拍賣場，正是萬頭鑽

動，人人想出廉價，收買他鄰人的破產物！

錯了！是隻老虎，怒洶洶坐在樹林裏，想是餓了！

不是！是一蓬密密的鬚髮，襯着個(Potato)的面

孔，——好個慈善的面孔。

又錯了！(Boris)已死，究竟是個老虎！

還不是的，是個美人——美極了。

看，美人爲什麼哭！眼淚太多了——看！——

滴——兩滴——一斛——兩斛——竟是波浪滔滔，
化作洪水！

看！滿地球是洪水，之的方船也沉沒了！

——水中還有妖怪，吞吃他屍首！

看！好光明！天邊來了個明星——唉——是

個彗星！

「朋友！別再看，快發瘋了！」

「怎麼處置他？」

「扯去舊的，換上新的。」

「換上新的，怕不久又變了舊的。」

無聊

劉半農

陰沈沈的天氣，

裏面一座小院子裏，楊花飛得滿天，榆錢落得滿地。

外面那大院子裏，却開着一棚紫藤花。

花中有來來往往的蜜蜂，有飛鳴上下的小鳥，有

個小銅鈴，繫在藤上。

春風徐徐吹來，銅鈴叮叮噹噹，響個不止。

花要謝了，嫩紫色的花瓣，微風飄細雨似的一陣

陣落下。

月

沈尹默

明白乾淨的月光，我不曾招呼他，他却有時來照

着我，我不曾拒絕他，他却慢慢的離開了我。

我和他有什麼情分？

公園裏的二月藍

沈尹默

牡丹過了，接着又開了幾欄紅芍藥，路旁邊的

二月藍，仍舊滿地的開着，開了滿地，沒甚稀奇，

大家都說這是鄉下人看的。

我來看巧藥，也看二月監，在社稷壇裏幾百年老松柏的面前，露出了鄉下人的破綻。

耕牛

沈尹默

好田地，多黏土，只是無耕牛的苦。

難道這地方的人窮，連耕牛都買不起？

聽說來了許多人，都帶着長刀子，把這個地方的

耕牛，個個都嚇死。

嚇死幾個畜生，算得甚麼事？不過少種幾畝地，

少出幾粒米。

好在少米的地方也少人，那裏還愁有人會餓死？

精印

| | |
|-------|------|
| 牡丹亭傳奇 | 七角五分 |
| 長生殿傳奇 | 八角 |
| 燕子箋傳奇 | 七角 |

漢英文學因緣

蘇元 撰

蘇元撰中之通英文及英人之通中文者，雖譯中國及英國優美之詩詞而成，中國之詩詞上溯兩漢下迄五世皆有，其流傳英法之英人之著作，則又自漢文譯之，都七十餘首，中國譯界，未曾有譯事，中惟詩詞最難，而此書之作，則皆詞氣澆泊，神髓殆有不失原文意旨，特藉此，故見筆精未嘗感，望望人，吾國之風於世界文學者，也且而信之，因集錄以成是冊名之文學因緣，蓋世間文學界中不可多得之珍也。

三角五分

羣益書社印行

藏暉室筭記 續前

胡適 記
許廣常 撰

波士頓有一卜朗吟會(Brunn Browning Society)會中執行部書記施保定夫人爲哈佛大學吳康君之友。夫人邀吳康君至會中演說。吳君謙辭之。已而思及余。因力荐余任此役。夫人以書致余。余初不敢遽諾。既以此會代表波士頓文物之英。不可坐失機會。遂諾之。正月十八夜。以火車離綺色佳。十九晨至波士頓。此余第二次來此也。往訪誦博士夫婦於康橋。午正訪鄭來君。過孫學悟君。同出門。遇吳康君。吳君與余初未相見。執手甚歡。同餐於哈佛飯廳。室極大。可容千人。此康耐耳所無也。下午三時至 Hotel Yerrington。爲卜朗吟會場。到者約百人。皆中年以上人。有甚老者。余演說約一點鐘左右。頗受歡迎。繼余演說者。爲一英國婦人。皈依印度梵丹教者。演說 "Vedantli and Browning"。

吳康君宴余於紅龍樓。同席者七人。夜宿卜朗吟會執行部長陸次君之家。陸君夫婦相待極殷。見其子。

廿日晨。至哈佛重遊大學美術館。訪米得先生 Edwin M. Mead。於世界平和會所 World Peace Round-table。此君爲此間名宿。著書甚富。爲和平主義一健將云。至康橋赴世界會午餐。誦博士。墨茨博士。及南非巴士曼君等。皆在座。

下午。與鄭來君往遊波城美術院 Museum of Fine Arts。訪其中國畫部主者。承令一日本人指示余等。

其人名富田幸次郎極殷勤，指導甚周。所見宋徽宗搗練圖馬遠三幅夏圭二幅，其一爲大幅夏圭之畫尤佳。富田君語余，以館地太隘，故僅此數幅陳列於外，尙有多幅深藏內室，不輕示人，以時太晚，不能相示。如君等明日能來當一一相示。余本擬明晨早去紐約，以此機不可坐失，遂決意明日再來，與約後會而去。

是夜澄衷同學竺君可楨宴余於紅龍樓同席七人。張子高後至，暢談極歡。昨夜之集，已爲難繼。今夜傾談尤快。余與鄭君來話最多。餘人不如余二人之滔滔也。鄭君談及俄文豪杜機列夫 Dostoevsky 所著小說 *The Virgin Soil* 之佳。其中主人乃一遠識志士，不爲意氣所移，不爲利害所奪，不以小利而忘遠謀。能以一石當狂瀾，則擇安流而游焉。非趨易而避難也。明知隻手挽狂瀾之無益也。志在淑世固是，而何以淑世之道，亦不可不加之意。此君志在淑世，又能不尙奇好異，獨經營於貧民工人之間，爲他人所不能爲，所不屑爲，甘心作一無名之英雄，死而不悔，獨行其是者也。

廿一日晨往美術院訪富田幸次郎與同至藏畫之室。此院共有中日古畫五千幅，誠哉其爲世界最大集也。英文曰 Museum of Art 余譯爲「集」初無他意，以其不唯藏畫也。是日所觀宋元明名畫甚多，以日力有限，故僅擇其尤者五六十幅觀之。記其

尤佳者如下。

一、董北苑平林霽色圖

鄭蘇跋題「北苑真筆」四字，有王煙客時端陶齋諸跋。畫爲景賢所藏，景賢

字樸孫，號三虞堂主人，此畫饒有逸氣，爲南派神品。

二、阮文達畫宋元拾翠冊頁。此集皆小品冊頁，其尤佳者，一、顧德謙文姬歸漢圖，二、胡瓌畫番馬

三、范寬一畫，四、夏圭山水，五、班恕齋畫一幅，六、王振鵬龍舟，此集尚有宋繡花鳥一幅，其色線已剝落，然猶可供史家之研究也。

三、宋陳所翁畫澤龍圖大幅。此畫大奇，筆力健絕，惜有損壞之處，爲俗手所補，減色不少。

四、趙子昂畫相馬圖。

五、管夫人墨竹。有夫人之姊姚管道果題跋。

六、王振鵬仿李龍眠白描一幅。有錢大昕題字，另有他跋無數，此畫大似龍眠，向定爲龍眠之

筆。錢大昕始見樹幹題「振鵬」二字，細如蠅頭，乃定爲王振鵬之筆云。

七、仇實父騎十圖。

八、犬圖（無名）。此圖大佳。

九、蜻蜓圖（無名）。花卉蟲物皆佳。

十、觀瀑圖（無名）。此圖疑明以後物。

十一、醫道（無名）。著色極深而新，元人物也。

十二、錢舜（元人）花卉。

十三、馬遠觀音。

十四、學吳道子畫三幅。此三幅初疑爲道子真筆，院中賞鑒家以爲宋人仿本耳。(一)天官紫微大帝。

(二)地官清翠大帝。(三)水官洞陰大帝。三畫皆工筆也。學畫者可於此見古人作畫之工。

十五、陸信中十六羅漢圖十六幅。著色甚佳，惜木板不生動耳。

十六、五百羅漢圖一百幅之十。此百幅爲宋人趙其昌林定國所作。在日本某寺。凡百幅，每幅五羅

漢云。此院得十幅，餘仍在日本。著色極佳，畫筆亦工緻而饒生致，遠勝上記十六幅。此畫與上記十六幅，皆足代表所謂「佛氏美術」，甚足供研究也。

此外已不可復記。既出藏室，復至昨日所過之室，重觀所已見之畫。其宋徽宗一畫，有題籤，「爲華張蒼搗練圖」。此幅真是人間奇物，不厭百回觀也。富田君知余不可久留，僅邀余觀日本畫一幅，「平治物語繪卷」。寫戰鬥之景，人物生動無匹，爲慶應時代名筆，不著畫家姓氏云。除中所藏中日名畫，多出日人岡倉覺三購買收藏之力。此君乃東方美術賞鑒大家，二年前死矣。著書有「The Treasures of the East」(Okakura Kakugo.) (Sidel, London, Murray)

廿一日下午三時，去波士頓夜九時，至紐約以電話與韋蓮司女士及其他友人約相見時。廿二日，至紐約美術院，幸女士亦至，導余流覽院中「尤物」(Masterpieces)女士最喜一北魏造像之佛頭，其慈祥之氣，出塵之神，一一可見。女士言「久對此像，能令人投地膜拜」。此像之側，尚有一羅漢之頭，笑容可掬，亦非凡品。院中有中國畫一集，皆福開森氏所藏，今日乃不可見。以新得 Penny andin Altman Collection。

方在陳列，佔地甚多，不得隙地也。

下午四時，以火車至紐約附近一鎮，名 Upper Montclair, N. J. 訪友人節克生君於其家。此君即前與余論耶穌之死及蘇格拉底之死之異同者也。此次聞余來紐約，堅邀過其家，爲一宿之留，不得已，諾焉。既至，見其夫人及一子一女，蒙相待甚殷。夜與此君談宗教問題甚久。此君亦不滿意於此邦之宗教團體，以爲專事虛文，不求實際。今之所謂宗教家，但知赴教堂作禮拜，而於耶穌所傳真理，則皆視爲具文。蓋宋人所謂「偽君子」而新約所謂 Hypocrites 是也。此君之家，庭極圓滿安樂。節君告我曰：「吾婦之於我，亦夫婦，亦朋友，亦伴侶。」此婚姻之上乘也。是夜宿其家。

廿三日晨，以車歸紐約，往訪嚴敬齋及王君復於哥倫比亞大學。聞鄧孟碩亦在此，訪之於其室，相見甚歡。敬齋告我，此間有多人反對余之一非留學篇，一賴同志如王鑑、易鼎、新諸君，爲余辯護甚力。余因謂敬齋曰：「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對，惟畏作不關痛癢之文字。人閱之與未閱之前同一無影響，則眞覆額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須言之有物，至少亦須值得一駁。愈駁則眞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駁耳。」與敬齋君復同餐於中西樓間，黃克強已去，費城不能一訪之，甚恨。是夜宿哥倫比亞大學宿舍，與上野、三君夜話。君當二次革命前，爲上海「中華民報」主任，許政府爲政府所控，受讞於上海租界法庭，罰禁西牢，作苦工六月，另罰銀五百元。是夜，君自述獄中生活，甚動人。友朋中嘗受囹圄之苦者，若張亦農、一松、辛亥自西安南下，有所謀，途中爲四川廳所拘，解至南陽，居獄中月餘，幾罹死刑。幸民兵破南陽

始得脫去。夏間亦農爲余道之，竟夕始已。

廿四日，以車歸。車中讀 *New York Times*，見有日本人 *Tyanaga* 博士所作文論 *Japa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War*。道遠東外交史甚詳。其論中國中立問題，尤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其言雖狂妄，然皆屬實情。在今日強權世界，此等妄言，都成確論。世衰之爲日久矣。吾所謂拔木塞源之計，豈得已哉？豈得已哉？又讀一文論，「不爭主義之道德」，一則如羯鼓解穰，令人起舞。車中忽念中國之大患，在於日本。中國存亡，係於其手。且吾以輿論家自任者也，在今日爲記者，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風俗、國力、人心。據上兩理由，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語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能以日本文著書演說爲期。吾國學子往往藐視日本，不屑深求其國之文明，尤不屑講求溝通兩國誠意之道，皆大誤也。歸後三日，君復寄示日人論文，欲余一一斥駁。余復書謂：「此日人不打自招之供狀，不須駁也。」（民國四年正月廿七日記）

今日報載兩事，可紀也。一爲美國海軍費案之通過。全案共需美金一四一、一八九、七八六元云。一爲卡爾奇 *Andrew Carnegie* 及洛克非老 *Rockefeller, I. D. Sr.* 二人同日受美政府所委「實業界關係調查部」之質問。二人皆世界鉅富，施財如上。積年以來，卡氏共散財三二四、六五七、三九九元。洛氏共散財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可謂豪矣。受質問之時，卡氏意氣自如，莊嚴難出，傾倒一堂。洛氏則奄奄無生氣，體弱故也。洛氏吾未之見。卡氏去年在此演說，吾嘗見之。其人短小精靈，望之殊不似富家翁也。

（二月六日記）

有持非兵主義 (Anti-militarism) 之「美國限制兵備會」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欲得各大學學生之贊助，乃由「紐約晚郵報」記者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設筵招東美各校之持非兵主義者，會於紐約之「大學俱樂部」University Club 討論設立各校聯合抵制增兵問題。主者某君，以書致本校巴恩斯 Prof. E. A. Barnes 先生，屬令推一人代表康南耳大學。先生堅欲余往，不獲已，遂往。於是右第三次之紐約旅行。十三晨，至此，以電話告韋女士及普耳君，約會時。普耳君即前所記「不爭主義」之道德」之著者也。十一時，普耳君見訪，相見甚歡。此君持「不爭」之說，而以「不爭」二字爲未當。非不爭也，但不以兵力強權爭耳。欲名之曰「有效的抗爭」。余以爲「不爭」二字固未當。Non-Resistance 惟普君之名，亦不滿余意。憶須密先生 Prof. N. Chernichev 名之曰「被動的抗爭」，亦不愜心。余欲名之曰「道義的抗爭」，似較佳耳。普君以爲然。吾與普君所談大旨在不可持首尾兩端之說。如謂戰爲非義，則決不可謂戰有時而義。歐洲社會黨之失敗，在於強折戰禍爲兩種，侵略之戰爲不義，而自衛之戰爲義。及戰事之起，德之人皆以爲爲自衛而戰耳。法之人亦以爲如此。俄之人亦以爲如此。於是社會黨非攻之讎倒矣。一時，往訪韋女士於其居。談二時許。女士謂普耳君投余書中，余以普君所論殺人以救人，其理頗未能愜人意。殺甲以救乙，是猶以甲之命爲救乙之具也。與康德所謂無條件的命令大背。此言是也。墨子曰：「殺一人以利天下，非殺己以存天下是。」則進於是矣。女士深信善根性之足以發爲善心。形諸善行，時引魯俄之「孤星淚」The Universal 證大度不疑之足以感人。吾恆謂今人大患，在終日居

於疑懼憂恐之中。世安有愁妨。愁城者。吾人心中疑懼之產兒也。若人人疑他人爲賊。爲奸宄。則世界眞判天棘地矣。安龍一日居乎。此邦人有時頗能脫去此種疑懼根性。村僻之城市。眞能夜不閉戶。其所以夜不閉戶者。不疑也。吾居是邦五年。未嘗一日論吾室門。亦未嘗失一物。不疑也。今日弭兵之說。人皆知其美而不敢行。知軍備之爲患。而不敢廢之。卽如此邦人士持和平之說者衆矣。而懼德之來侵。懼日之宣戰。於是日增兵備而不已。今歲之海軍費凡一四一、一八九、七八六元。陸軍費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防禦費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皆有備無患。一語之結果也。美之在今日。可以宣言減兵。以爲他日世界弭兵之第一着手處。所患在「恐」之一字。英詩人克勞夫 O'Connell 之言曰「孰謂希望爲愚人乎。若恐懼則眞妄人矣。『If hopes are dupes, fears are hard.』此今日救世聖藥。惜無人敢嘗試之耳。

是夜至「大學俱樂部」赴「限制兵備會」晚餐。Mr. Villard 主席。會中書記吳得 Mr. La Hollins Worth Wood 乃康福先生之友。與先生皆畢業於海勿浮大學 (Haverford College)。此校乃耶教中之「友朋會」所創 (Friends) 又名「匡克派 (Quakers)」。「匡克派」之信徒。皆主張不爭主義者也。主席尼賴君。乃美國南北戰爭前。主張放黑奴者蓋利孫 (William Lloyd Garrison) 之外孫。蓋利孫亦倡不爭主義最力者也。二君之熱心限制兵備也。宜哉。是夜東美各大學與會者頗衆。席終。決議組織一會。名之曰「Coalition League to Abolish Militarism」。會名爲余所擬。

十四日星期下午訪張仲述。仲述喜劇曲文字。已著短劇數篇。近復著一劇。名曰「The Juhander」。外傳。

影射時事、結構其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謂非佳作。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自爲之、遂令仲述先我爲之。夜往中西樓赴亦農敬齋晚餐之約。在中西樓餐時、亦農敬齋忽起立招呼外來數客、其一人乃黃克強亦農紹介余與相見。克強頗胖、微有髯、面色黧黑、語作湘音。余前次來此、頗思訪之、聞其南遊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謂非幸事。餐後、以車至車站。車停港外、須以渡船往。船甫離岸、風雨驟至。海上昏黑、微見高屋燈火點綴空際。余頗欲見自由之神像、乃不可見。已而舟行將及車次、乃見衆光之上、有一最明亦最高同行者。遙指謂余曰：「自由」也。 (二月十五日記)

(未完)

陳獨秀先生編

模範英文教本

羣益書社印行

▲一二冊各五角▼
▲三四冊續出▼

▲ 普通英華新字典



定價一元



▲ 英漢雙解辭典



特裝大版三元
小版一元六角



▲ 英漢辭典



定價一元五角



▲ 中學英漢新字典



定價一元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印行

隨感錄

(十)

社會之文野，國勢之興衰，以國民識字者之多寡別之，此世界之通論也。吾國人識字者之少，萬國國民中，實罕其儔。不但此也，此時北京鼎鼎大名之崑曲名角韓世昌竟主一字不識，又何怪目不識丁之行政長官盈天下也！更何怪不識字之國民遍國中！

(十一)

德意志以軍國主義爲厲世界，吾人之所惡也。列國討之，亦以尊重自由正義與和平，不得不捨此軍國主義之怪物，獨不可解者。北京東京兩政府，方極力模仿普魯士以軍閥勢力耀武於國中，奈何亦自標扶持自由正義與和平之旗幟而對德宣戰耶？毋怪德人尚冷！

(獨秀)

(十二)

宇宙間物質的生存與活動以外，世人多信有神靈爲之主宰，此宗教之所以成立至今不壞也。然據天文學家之研究，諸星之相毀相成，相維相拒，皆有一定之因果法則。據地質學家之研究，地球之成立發達，其次第井然，悉可以科學法則說明之。據生物學者、人類學者、解剖學者之研究，一切動物，由最下級單細胞動物，以至最高級有腦神經之人類，其間進化之迹，歷歷可考，各級動物身體組織繁簡不

同，勢力便因之而異。此森羅萬象中，果有神靈爲之主宰，則成毀任意，何故遲之日久，一無逃於科學的法則耶？有神論者，其有以語我！

(獨秀)

(十二)

中國學術不發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聖。譬如文學自有其獨立之價值也，而文學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六經，妄稱『文以載道』，『代聖賢立言』，以自貶抑。史學亦自有其獨立之價值也，而史學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春秋，執着眼大義名分，甘以史學爲倫理學之附屬品。音樂亦自有其獨立之價值也，而音樂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聖功王道，甘以音樂學爲政治學之附屬品。醫藥拳技亦自有獨立之價值也，而醫家拳術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道術，如何養神，如何鍊氣，方『與天地鬼神合德』，方稱『一藝而近於道』。學者不自尊其所學，欲其發達，豈可得乎？

(獨秀)

(十四)

吾人不滿於儒家者，以其分別男女尊卑過甚，不合於現代社會之生活也。然其說尚平實，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從，偷係施者自動的行爲，在今世雖非善制，亦非惡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說最爲害於中國者，非儒家，乃陰陽家也。陰陽家公羊一說也。陰陽家之說近也。一變而爲海上方士，再變而爲東漢北魏之道士，今之風水、算命、卜卦、畫符、念咒、扶乩、鍊丹、運氣、望氣、求雨、祈晴、迎神、說鬼、種種邪僻之事，橫行國中，實學不興，民

習日僅，皆此一系學說之爲害也。去邪說，正人心，必自此始。

(十五)

(獨秀)

近來上海廣智書局把十幾年前出版的各種書籍，登報廉價發賣。我因爲他價錢很便宜，便託人去買了幾本。買來之後，略略看了一看，覺得所有各書，雖然內容都不十分好，譯筆也不太高明，然就當時而論，這一班編譯家出版家，都是極可敬的人物。——因爲他們心中，都想向前進，不想向後退，都是想做人，不是想做下等動物，都是想求生，不是想求死。若依着進化的程序說，十幾年前是如此，十幾年後的今日，至少應有二三百種東西洋名人的著作輸入中國來。不料按諸事實，乃大謬不然。天天報紙上所登的新書廣告，無非是什麼黑幕大觀、小姊妹罪惡史或是紅男綠女的肉麻小說，『某生』、『某翁』的腐敗小說，連提倡『丹田』的謬書，扶乩的鬼話，也竟公然出版，最高等的，也不過影印幾部宋版元版的，無用古書，便算空前絕後的大事業了。唉！

(十六)

(半農)

有人轉述一位研究古學的某先生的話道：「外國的新學，是不用研究的，我們中國人，只要研究本國的古學便得了。近來的人都說，『中國政治不好，社會不好，眼見得國就要亡了，青年學子非研究新學，改革舊法，不足以救亡。』這話是不對的。要知道就是中國給別國滅了，外國人來做中國的皇帝，我們本來不是中國的官吏，就稱『外國大皇帝陛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到那時候，還該研究

我們的古學，不可轉旁的念頭。」我聽了這話，覺得太奇了；便再轉述給一個朋友聽。那朋友說：「這又何足奇？你看滿清人關的時候，一班讀書人依舊高聲朗誦他的四書五經八股試帖。那班人的意見，大概以為國可亡，種可奴，這祖宗傳下來的國粹是不可拋棄的。現在這位某先生，也不過是『率山舊章』這又何足奇？我乃恍然大悟。」——但是我問問一班青年：你們對於某先生的話，究竟以為怎樣呢？

(支同)

(十七)

有一位留學西洋的某君對我說道：「中國人穿西裝，長短，大小，式樣，顏色，都是不對的；並且套數很少，甚至有二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穿這一套的；這種寒酸乞相，竟是有失身分，叫西洋人看見，實在丟臉。」我便問他道：「西洋人的衣服，到底是怎樣的講究呢？」他道：「什麼禮節，該穿什麼衣服，是一點也不能錯的；就是常服，也非做上十來套，常常更換不可；此外如旅行的衣服，避暑又有避暑的衣服，這些衣服，是很講究的，更是一點不能錯的。」我又問他道：「西洋也有窮人嗎？窮人的衣服也有十來套嗎？也有旅行避暑的講究衣服嗎？」他道：「西洋窮人是很多，窮人的衣服，自然是不能很多，不能講究的了；但是這種窮人，社會上很瞧他不起，當他下等人——工人——看待的。」我聽完這話，便向某君身上一看，我暗想：這一定是上等人——紳士——的衣服了。某君到西洋留學了幾年，居然學成了上等人——紳士——的氣派，怪不得他常要拿手杖打人力車夫，聽說一年之中要打斷好

幾根手杖呢！車夫自然是下等人，這用手杖打下等人，想必也是上等人的職務，要是不打，大概也是「有失身分」罷！

(十八)

兩三個月以來，北京的戲劇忽然大流行崑曲，聽說這位崑曲大家叫做韓世昌，自從他來了，於是有一班人都說：「好了，中國的戲劇進步了，文藝復興的時期到了。」我說：這真是夢話。中國的舊戲，請問在文學上的價值，能值幾個銅子？試拿文章來比戲，「簧西皮好比一八股」，崑曲不過是東萊博議罷了，就是進一層說，也不過是「八家」罷了，也不過是文選罷了。入股固然該廢，難道東萊博議「八家」和文選便有代興的資格嗎？吾友某君常說道：「要中國有真戲，非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我說：這話真是不錯。——有人不懂，問我：「這話怎講？」我說：一點也不難懂。譬如要建設共和政府，自然該推翻君主政府，要建設平民的通俗文學，自然該推翻貴族的根深文學。那麼，如其要中國有真戲，這真戲自然是西洋派的戲，決不是那「臉譜」派的戲。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說不像話的話全數掃除，盡情推翻，真戲怎樣能推行呢？如其因為「臉譜」派的戲，其名叫做「戲」，西洋派的戲，其名也叫做「戲」，所以講求西洋派的戲的人，不可推翻「臉譜」派的戲。那我要請問：假如有人說：「君主政府叫做「政府」，共和政府也叫做「政府」，既然其名都叫「政府」，則組織共和政府的人，便不該推翻君主政府。」這句話通不通？

(支同)

中 等 程 度
女 學 用 書

| | | | | | | | |
|----------|----------|----------|----------|----------|----------|----------|----------|
| ▲女子算術教科書 | ▲女子算術教科書 | ▲女子算術教科書 | ▲女子代數教科書 | ▲女子幾何教科書 | ▲女子化學教科書 | ▲女子物理教科書 | ▲女子生理教科書 |
| 上 | 中 | 下 | | | | | |
| 五角 | 四角五分 | 四角 | 四角五分 | 四角五分 | 四角 | 五角 | 四角五分 |

上 海 棋 盤 街
萃 益 書 社 發 行

通信

文學革新與青年救濟

玄同兄……我前信一面說要掃除那口調；一面露出醜相，用那「千慮一得……」等不通套語。前日偶然想那舊信，覺得前後自相矛盾。且中國語言文字中包含數字而成語，大半不合論理。（西文亦如是，然較少。）我屢以此為本校生徒戒，今見自瀆，可笑可笑。我們自信中未深者，這如是，可見那老先生們除腐爛不遜的口調外，實說不出話來。他們若肯老老實實吃一碗粥飯，我們自必諒其苦惱。（此固并不是他們做的，他們特取其惡果耳。）不必與他為難，無奈他們執迷不悟，不但以此自詡，并欲以此陶鑄青年，所以我們為「人道」計，不得不與之宣戰，宣戰之目的，實在於是。現在兄等既誤宣戰之旗幟了，亦既揭破他們的劣跡了，惟對於他們的罪狀，尚未明白宣告，故我甚望兄等於此長驅直入之頃，再注意及此，使世人知兄等之挑釁，非有意與彼為難，亦非因他們的自爾而反動，實為表揚真正文學，保護中國青年正見，追於良知不得已而出此。此義若大明，則兄等破壞之功可告一段落，然後趕緊謀建設。至建設之道，兄等亦已着手進行，無庸我局外人妄參末議。但我所徵忠告於兄者，乃在速謀所以救濟青年之道。蓋全國中小學生，現仍在倒懸之狀態中，若不速救，則數年之後，淺則如我者，深則如老先生者，又將產生數十萬個，彼時再謀營救，恐事倍功半。我雖屢以口舌略盡天職，為力究有限，故不能不求援於兄等，若再注意及此，則救教育前途之不幸也。最後我再結束數語，反覆申明如左——

「老先生之罪，不在「不通」，不在「自詡」，實在「我賊青年，聖精神的殺人罪」。

「我們目的，不在「與彼為難」，不在「攻其不通」，實在「救濟青年」，其「表揚文學」。

兄以為何如？

鄧萃英（四月十九日）

芝蘭兄 來信所說的話，實在痛切得很。中國自經一八九四年及一九〇〇年兩次打敗在外國人手裏以後，偶然有幾個人講

了幾句破法軍新的話，於是政府和社會兩方面爲這差針，勉強開了幾個不給不願的學堂，還有極少數的人說，文學也該革命，於是才有了一種所說「報館體」的文章（從時報起，才把那些西政原於周官說的論文題目，「祝融肇禍」、「瀛海北上」、「京京冠蓋」、「羊城異俗」等等四個字的紀事題目變換），其實於軍新的根本上還沒有講到。不料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後，上有袁皇帝下有一班死不靈的遺老遺少（什麼叫做「遺少」呢？現在有一班二三十歲的少年人，或學老前輩的樣子，做什麼書的「致證」什麼書的「札記」，或則想做大文章，學蒲松齡的爛調文，七次回的兩麻詩，這兩種人的文意莫不照例用干支紀年，陰歷紀月，務實必須寫滿清時代的舊地名，神聖曾左而遺賊洪楊，追念滿廷而咒詛民國，他的年紀「少而未「老」，他的資格本不配「遺」而妄欲自命爲「遺」，這便叫做「遺少」。大倡「復古」之論，說什麼「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非昌明聖教，難修舊文，不足以挽將衰之斯文，迨既倒之狂瀾。」於是一班做投機事業的新書店，趕緊印什麼「詩話」「文集」，一班弄了辦子的半邊和尚，趁這機會混到中小學校裏去教國文，其效果，竟至有堂堂中華民國的中學校學生，聽見人家稱論理學爲「科學」，會大大的生氣，罵人家不愛國。老兄！你說：「全國中小學生現仍在倒懸之狀態中，我看那班老不死的廢物，拿青年來「倒懸」，青年不但不覺得不舒服，還到我們裏面去解他下來，他這用嘴咬我們的腿，用腳踢我們的手，大罵我們不該頭向天，腳踏地，說非倒立不可呢？老兄！你想這有什麼辦法呢？你是一位大教育家，對於這種現狀有什麼法子想呢？新青年同人不過目觀青年界之銷沈，本一己之良心，講幾句極和平的勸告話，即以文學革命而論，不過略略說了幾句舊文學的劣點，然而已經招了一班賤賤幾位古板文，全不懂得哲學的青年反對了，說：「照這樣講法，非將數千年的文學完全打消不可，這還了得嗎？」老兄！你想這班暮氣沉沉，呻吟垂危的青年，該用什麼法去救濟他？——但是悲觀的話，也不用說。我的思想，認定中華民國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藝、科學，都該完全學人家的好樣子，斷不可回顧七十年前的「死帝國」。不好的老樣子，雖然行了數千年，也該毅然決然的撲滅他，合理的辦法，雖然一天沒有行，也該毅然決然的振興他。相斫齊「上的老例，和舊歲裏的「規矩」一樣，斷斷沒有採用的價值。所以我的

解也。

白話作文，爲增進國民智識之利器，僕亦竭事鼓吹，但須力避意俗，意俗即不能美，不美即失其文之作用。何謂意俗？言情而涉於淫，如西廂記「車輪來雲雨」令巫懷是也。漫說而出於春風，如項所謂「食肉癡皮」（此與俗語「殺千刀」同一凶惡）是也。有文者出語尙遠，鄙倍則言辭之雅俗，即同一人，左傳「公子州吁，齊人之子也」，國策齊威王罵周烈王云「而少婢也」，史記蕭何罵趙主云「其母伯也」，兼正上餘罵阿其那，墨墨曰「其母出身賤婢云云」，約略謂之不免有誤。同一憤恨之詞，而其詞下之分明有如此。今白話作文，骨相全露，真潔之意，以白話描之，當益增其美，鄙陋之意，以俗語出之，亦益形其醜。夫有鄙陋之意，即文字倍極工雅，亦不得謂之文，而白話尤易顯此弊。此則下筆時不可不深思者。意既美矣，而走筆逆詞，尤貴以和，宜通體相稱，如染絲之浸染得中也。食現既提倡白話作文，即宜實行此宗旨，小人以模範，卒乃雅俗參半，而北語吳音（如「像煞有介事」）格碟其間，其斯爲貴雅文字上之濁流時代乎？愚亦敢知已，深究雜書，擇爾不精，幸鑒察，伏以賜教。

汪懋祖

滿道學兄：頃在季報中見足下的信，因足下不曾直寄本社，故轉登於此。

來書說：「兩黨討論是非，各有其所持之理由，不務以真理爭勝，而徒相目以妖，則是滔滔者妖滿國中。」又說本報，如村、德、似，似不容人以討論者，其何以折服人心？此種謬言，具見足下之愛本報，故肯進此忠告。從前我在美國時，也曾寫信與梅、秀、生，提及此理。那時劉、秀先生答書說文學革命一事是「天經地義」，不容更有異議。我如今想來，這話似乎太偏執了。我上張歡迎反對的言論，並非我不信文學革命是「天經地義」。我若不信這是「天經地義」，我也不來提倡了。但是人類的見解有個先後遲早的區別。我們深信這是「天經地義」了，旁人還不信這是「天經地義」。我們有我們的「天經地義」，他們有他們的「天經地義」。與論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學，充足的理由，誠懇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對我們的人，不能不取消他們的「天經地義」。來信仰我們的「天經地義」，所以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儘量趨於極端，該論定須平心靜氣。如有理由的反對，本報一

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

但是來書有幾句話，我們不能不辯。來書云：「又如某君，既痛惡徐某氏所爲文矣，乃獨勸其對於江漢愧賦，「孤臣危涕，擊子之心」及杜甫「紅豆鶯啼，碧梧風颯」一聯之評語，以爲己所發明。」這話未免有點冤枉某君了。某君豈不會說這兩聯評語是「己所發明」？他不過隨意舉兩條例罷了。我平常也寫「香稻鶯啼，碧梧風颯」兩句，但我實在不會知道徐某氏也有這種評語。

來書又說本報「雅俗參半，而北語與音，如『儂儂有介事』，『儂儂其圖』，此是『過渡時代』不能免的現象。現在備文章，沒有標準的國語，但有能透意的詞句，都可選用。如『儂儂有介事』的意思，除了吳語，別無他種說法。正如『儂儂』與『刺那』與『辟克匿克』……等外，名詞，沒有別種說法，也不妨選用。何況本國的方言呢？」

胡適白。

駁王敬軒君信之反動

新青年諸君，大誌以灌輸青年智識爲前提，無任欽佩。列「通信」一門，以爲辨難學術，發舒意見之用，更屬難得。尚有一事，請爲諸君言之。通信既以辨論爲宗，則非辨論之言，自當一切吐棄。乃諸君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胡言亂語，時見於字裏行間。其去宗行遠矣。諸君此種行爲，已屢屢矣。而以四卷三號半農君覆王敬軒君之言，則尤爲狂妄。夫王君所言，發舒意見而已，本爲貴誌特許。若以其言爲謬，記者以學理證明之可也。而大昌厥詞，肆意而罵之，何哉？考其事，雖出王君之反商，亦足見記者度量之隘矣。竊以爲與諸君辨駁之人，且不可，而況不與諸君辨駁者乎？若會國講則沉埋地下，不知幾年矣。於諸君何作，而亦以「頑固」加之。諸君之自視何尊，視人何卑，無乃肆無忌憚乎？是則諸君直狂徒耳。而以「新青年」自居，顏之厚矣。願諸君此後稍殺其鋒，能不河漢吾言，則幸甚。願主「上本誌」卜生說之通信欄中，有獨秀君答某君之語，請足下看看，便可知獨秀與君將王敬軒君如此措詞的緣故。來書中如「胡言亂語」、「狂妄」、「肆無忌憚」、「狂徒」、「顏之厚矣」諸語，是否不算罵人，幸有以教我。本誌揮擊古人之處甚多，足下實無異辭。

獨至說了會國語爲一頑固。乃深爲足下所不許。會國語果不頑固耶。本誌同人自問尚不至於已而中人然同人雖極無似。却也不至於以「舉」自居。若對於什麼「爲本朝不發運之中與名將曾文正公。便欲自卑而尊之。則本誌同人尙有懸貽。尙有良心。尙不敢這樣的下作無恥。

記者(支同) L. J. REE, 1918.

第四卷第號正誤表

| 頁 | 行 | 誤 | 正 |
|---------|---|---------|---------|
| 三八七 | 一 | 大婦人 | 新婦人 |
| 論短篇小說 | | | |
| 四〇一 | 十 | 老婆 | 老婆 |
| 有鬼論質疑 | | | |
| 四〇八 | 三 | 定數觀念 | 宗教觀念 |
| 同 | 六 | 科學解釋 | 科學解釋 |
| 同 | 十 | 人見鬼 | 人見鬼 |
| 四〇九 | | 非實有耶? | 爲實有耶? |
| 新的! 舊的! | | | |
| 四四八 | 一 | 縱的距離太近, | 縱的距離太遠, |

讀者論壇

告青年

郭仁林

嘗謂青年爲人生最好時期，亦人生最危險時期，以情識不深，行爲易陷迷途，稍一不慎，墮落隨之，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豈不悲哉。爲此文者，特墮落之一青年，數稔已往，曾以憂思搆奇，受盡折磨，幾瀕於死，今者疾雖已，而神志消損殆盡，自願殘生，殘成一半廢之人，不復能有所建立矣，是以痛定思痛，撫今追昔，每不勝其於邑懣悔之思，嘗欲就所體驗者，輯爲一過來人話，一書，久久未就，茲姑就近日割記所語，略舉數則，藉爲一般青年告，惟願讀者審知其爲一種老實話，非漫取浮談，以相眩者，略一竊快，或亦不無微末芥子之得也矣。

茲舉所欲告者有數事。

一曰盡其在世。此爲安身立命第一義，辨之不可不早，因我嘗見一般人，心懷悲憤，動口，人之無良，天下之大事不可爲，如何如何，因其皆抱此種觀念，憤世之極，不期轉入厭世，其終也，遂多至於自暴自棄，乃至於自殺，此就近數年來，所見所聞者，已絕非一

二數也，其實據我看來，也不必說人之無良，也不必嘆天下之大事不可爲，第一要當迴光返照，把自己這個人，先做得他妥妥當當，完完全全的，是第一切己的事，亦第一有把握的事，質言之，即人誠無以，而吾個人所待改良之處亦甚多，吾今不必預計天下事當如何改革，改革之使成若何之局面，惟當預計吾個人若如何改革，改革之使成若何之人格而已，蓋即以天下國家論，亦無非此個人分子之積，未有分子不良，而羣體能健旺者，此理易明，則試想吾國數十年來，亦嘗昌言改革矣，亦既經過改革矣，而卒也收效如是，是否即此分子不良問題，有以致之，是故吾儕青年，生於今日，正不必因天下事收拾不展，遽爾灰心，只須抱定一個完成個人的宗旨，切實從自己一方面做起，其若下既易爲力，其期與亦不難得運，究之自渡者可以渡人，成己者可以成物，果與人人如此，天下事亦不難於轉移也，脫不出此，而但空懷一種憂世救世之心，心誠有餘，力則不足，吾恐吾政治而政治益以紊亂，言教育而教育日以墮落，即使不涉世途，儼然以終，而要可自白於天下者，亦只此空空一個憂世救世之心願而已，庸有濟乎，凡吾青年，於此等處不可不一深長思也。

其次曰務正其心。此與上文所述，可互發明，亦不外盡其在我的意思，不過易一解以言之，進一解以言之耳。爲何單單要提出這正心二字，因爲吾情生於今日，這時局總是紛紛擾擾，沒有一個定體的，所以鬧得一般人的心理，也是紛紛擾擾，沒有一個定體。心裏既是沒有定體，要作事有恆，有秩序，有進步，是很難的。況其青年人血氣未定，神經易受刺激，往往小有波動，便至惶惑不安，所以今日一般青年人的心理，愈是荒不可聞，若不於此等處，先求一安頓之法，恐是跌跌蹉蹉，即如荒荒擾擾之中，已幾錯過一生，豈不可懼。我嘗抱定一個老主意，就是即事論事，隨時論時，換言之，就是事情自有事情在，到其緊要時候說甚麼話，比如我現在幹這一格事，便要死心塌地的，把全副精神注重在此，任他外界鬧至那種田地，也不理會，蓋徒事卓息，於實際一無所裨，而先已自喪其神守，殊不值也。亦無謂也。昔者宋儒講學，勸曰：汝須把心放在你的腔子裏，此最要切之言。數十功之言曰：世亂無主，吾心匪亂。此語尤可爲當代人所痛下一針。吾茲所欲明者，無他，亦要人把心放在腔子裏，不要因世局的亂，釀成心裏的亂，且預防因心理的亂，釀成世局的亂而已。

其三曰戒虛榮。在青年人虛榮心過甚，最爲立身之累。余嘗聞求學時代，與做事時代不同，切不可濫講社交。縱曰今日求學，即爲他日做事之準備，故固有虛名。(本學是至即爲做事之預備也)然所預備者，亦祇應在學力一方面去講求，至於學成德就，果真有問世的能力了，然後去講社交，講聯絡，自然聲譽顯赫，同志不期而集，所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未可以僥倖求，亦未可以僥倖得者也。奈何今之學者多不知此，儘日馳心外務，做些不相干的事體，或則弄些無聊文字，在報上出出風頭，或則發起幾個有名無實的黨會，也顯者在人羣活動，或者結識幾個有名位的大人先生，也常常來往幾次，便覺着自己的身分也不得了。凡此種種，其行爲既日趨浮薄，其志趣亦日以卑劣，都非抗志前修，勉成遠器者之所爲，所願吾儕，查以是爲戒也。

其四曰戒權詐。昔人謂謀賊三百人，人爲最劣，爪牙皮革，不足自榮，惟以詐僞，迷相惑其囑囑云云，其言絕極，亦絕痛。世習至今，險惡愈益厲矣。我聞人言，居今爲人，其入世第一方法，惟在要放辣滑溜，以今日世界，已完成一個滑溜世界，做事而不滑溜，即不足以成事，爲人而不滑溜，直不可以爲人。微論自社會之習染言之。

已具有種種夾持、種種刺激、教人不能不日趨於消頹之一途。即就個人之利害關係言之、人皆希頭、而我獨否、即吃虧亦將吃不起也。此等言說、我審問之、亦皆審思之、我今有一言、正告於我最純潔之青年曰、君誠純潔、惟宜堅定其步趨、不居爲學、所以自許者何如、何者爲真誠、何者爲操守、何者爲不失本色、不喪人格、我不曾以矯正社會自失乎、則當此浩海橫流之日、正吾儕中流作砥之時、空氣愈惡、則吾所用以自矢者愈益厲、繼曰、大勢所趨、非少數人之薰化所能挽、然吾行吾之素而已、縱使人盡壞了、我還要把我自己這個人不教他壞了、吾安有苟且且且、向那種鬼窟裏覓生活、冀得贏些、以自強益其骨腐乎、且也再俯做事、固不可不肯具有一種犧牲之精神、有時利害當前、犧牲身命且不惜、何況小小吃點眼前虧、一點眼前虧都吃不進、更何況及其他、即此一犧牲之、亦可以省矣。

其五曰耐吃苦。苦非人替之所甘、教人吃苦、毋乃拂人之性、曰是不然、苦非人情之所甘、而要非人生之所可避、無論何人、不能常保一、生處安樂、即不能一生無憂思、樂天主義、固吾儕所主張、而獲真之者、然若不察世相之真際、而漫欲以樂天二字、抹煞一

切、此種人又可謂其毫無閱歷、蓋就實際之所觀察、世間苦景、實過多於樂景、吾人於此、若非具有一種戰勝憂思的能力、直是不能挺立於世間、乃至不能存在於世間、此等處、固全由於鍛鍊、非徒事口舌者所能談、然提醒意志、亦是一最簡當之方法、如何提醒意志、其第一觀念、惟在認定吾人所處世間、是一個多缺憾多苦惱的世間、沒有那些可心可意的事、繼曰最後目的、終期有盡善盡美之一境、而目前所遭、要不可不有許多委曲、許多悲就處、苦趣既非所可避矣、便只好把這受苦二字、認做我生一種應有之擔負、應盡之義務、果真處處作如是觀、則雖外國遭境、不無荆棘之感、而內則神明、究多慰藉之地矣、所以言其觀念也、至於平日之閒、一切動定、要在隨時鍛鍊、凡事忍得住、喫得過、方算好漢子、我又曾說、一個人總須愛惜自己、然却不可憐惜自己、以犧牲自己、即是不愛惜自己也、此亦不可不知。

右所舉幾凡五則、大抵教做之意多、而發展之意少、蓋總爲針對時症起見、故立論多陷於偏鋒、是在讀者分別觀之、其餘有利義、當俟後說。

